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十三

計　東 字甫草號改亭江蘇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改亭集

唐　甄 一名大陶嘗以字行更字鑄萬四川達州人順治丁酉舉人官長子縣知縣罷還流寓吳中有圃亭集別著潛書仿周秦諸子與文體稍異故未錄

邵長蘅 字子湘號青門江蘇武進人諸生有青門麓稿旅稿剩稿

籌南論四 論全楚形勢

長江萬里。其源之發於蜀者不具論。論其出蜀之後。其流有三。曰荊州[illegible]也。曰武昌。曰九江。中流之重鎮也。曰建康。曰京口。下流之重鎮也。而襄陽之屏蔽荊州。蘄黃之屏蔽武昌九江。亦猶揚儀廬和之屏蔽建康也。而上流中流之唇齒建康。亦猶淮東西之唇齒建康也。蓋嘗熟稽古事。見西北之欲取東南者。其出師之道。不越淮荊二路。如晉之滅吳。雖六道並進。隋之滅陳。雖九道並進。元之滅宋。雖五道並進。而要其大概。未有踰兩淮荊襄而他向者。兩淮守鎮之距金陵。多不過五百里。少不過三百里。荊襄之距金陵。一則二千一百七十餘里。一則三千七百里。遠近懸絕險阻亦殊。故敵之自淮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尺尺寸寸。爲禦至難爲患最迫。而敵之自荊襄來者。我遠則鏁絕樊夏。近則立柵溢浦。又近則固守梁山似爲守差易。而爲患差緩。然晉之舉吳。其徑趨石頭者。必王濬之順流武昌。元之舉宋。其先入臨安者。必呂文煥之先驅入鄂。而王伷之出涂中。劉整之出淮南。多不若是捷者。僅一隋之滅陳。廬州和州兩總管先入金陵。而楊素之師後至。亦以陳宣帝時先失淮南。故使韓賀竟截江而渡。無取淮之勞。而楊素不能及。是則師之自淮向而

來者。似近而實難。師之自荊楚而下者。似遠而寔易。敵之所近。吾爲術以遠之。其說已見於兩淮矣。敵之所易。吾爲術以難之。難之之術。不出乎昔人險要必爭之地。所云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然推昔人所以重此四郡之說。則非我之所以重也。故昔人以四郡爲必爭。而今以爲四郡之不必皆爭。而必爭亦不盡于四郡也。昔人以爲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呑納。而匯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沅湘合衆水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此四郡之重。重以都會。似矣。又謂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此四郡之重。重以形勢。又似矣。而今以其未解于都會要害之所以重輕。遂未明于四郡之孰爲輕孰爲重也。蓋天下有踞一城。而可睥睨四面者。守一境。而伸縮進退。左顧右視。皆可震動天下者。有死守之。而使敵必不敢越我而過者。當天下無事。則爲八達之衢。有事則爲兵交之衝。而我得之則可以制敵。敵得之則遂可以搴我者。夫是之謂要害。顏師古所云。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有守一城。而可連絡四面者。又爲商賈之所集。財貨之所湊。舟楫之所必由。可以都天子而會萬國者。夫是之謂都會。非以諸水所合。遂曰都會也。大約都會之地。以宅中圖外爲主。則當集重兵而高壘深池。以

輕與敵戰而為堅守之計要害之地以扼險而護內拓外則當選驍騎而雷擊風馳且戰且守以固都會之外勢兩者似所並重然稽諸往冊但見都會之命懸于要害未見要害之命懸於都會也則四郡之不盡為都會不能皆要害可知而全楚都會止一武昌全楚要害首在襄鄖次在江陵次在蘄黃蓋襄鄖者全楚之首領江陵者全楚之腰腹蘄黃者全楚之肘腋人未有無首而能生者則襄鄖之形勢一日不立江陵未可一日而安江陵未可一日而安則全楚未可一日而為我有也敢枚舉往代之得失一一切是言之楚之興也以其滅鄖子之國而有襄陽滅夔子之國而有夷陵故並秦而為二虎及其亡也北獻上庸于秦使秦得開武關而南下西失夷陵于秦使秦得浮岷江而東下而楚郢全震矣劉表之初踞荊州蒯越亦勸其北據襄陽南據江陵其餘荊州八郡傳檄而定及劉琮之舉襄陽而降操操乘勝順流南下大敗于江夏而歸也宜計不返顧乃尚命曹仁死守江陵樂進死守襄陽則操之于荊楚雖當極敗而不忘後圖所以為守者極密後竭瑜亮之力止得江陵夷陵而襄陽不可復覬故吳蜀終不能越此而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則操之才其于天下形勢攬之雅握之固後雖瑜亮羽蒙竭智力以爭之不得也至于晉之誤吳則命羊祜鎮襄陽及其滅吳又命賈充仗節出襄陽為諸軍節度而東晉以

荆楚爲西門得以保此西門者始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鎭襄陽也而桓溫之師得東至灞上修洛陽諸陵柳元景之師得直搗潼關而戰于陝下南國之立咸于北者惟此二衆而非藉襄陽之形勢師可以進乎苻堅寇晉之初亦知命重兵臨襄陽執朱序矣以此浮漢入江桓沖將求死不得乃徒引軍而歸則其失策已甚固不俟淝水喪師而後知其亡也後蕭衍之南起兵襄陽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皆出師襄陽至于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圖固守者惟曰襄陽襟喉地也一時中興諸將稱開擴功者岳飛第一則以命飛之鎭襄陽原授以進取中原之勢西戰之地及滅金之後孟珙收復襄陽呂文煥繼之當時元之侵宋誓必破襄城而後南下至攻之五年不克而不去亦以必破此南下然後無内顧憂也而劉整策之亦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既已破襄則阿里海涯以爲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鄂破郢無不應手捽覺雖言者紛紛曰鏁漢口岸曰城荆門州而元人破襄竟從郢鄂直下置江陵于後而不顧矣合觀乎數朝之往轍有如此而謂襄陽不扼全楚之命我不敢信也但自秦漢以來迄於明成化之十二年鄖陽之地分析沿革之故不一而或隸秦或隸蜀或隸楚或屬治于襄陽其大較也土地既分形險亦異故昔言楚勢要者僅首推襄陽而無一語及鄖自原傑討平劉千斤後

合秦蜀梁楚四撫臣㮚議割四郡交錯之地為立鄖陽郡設撫治行臺遂傑然為天下重鎮其詳見於王世貞之記者可謂措置盡善而鄖陽之治東至襄陽西至陝西南至四川北至河南可以左右前後顧而跳盪天下未有以一郡而當四省之交者有之自鄖陽始苟戰守之勢屹立而不可犯則襄陽反恃以為外蔽不僅為唇齒之勢矣漢昭烈之取漢中也始亦有上庸乃不命重臣重兵守之而屬之劉封孟達兩孺子及關羽之進攻襄陽移文命劉孟出師夾攻可謂得算而孟以宿恚故阻兵不進使時有重臣提重兵出上庸而攻其右則襄陽豈能勝此兩面之敵耶及達舉上庸降魏諸葛亮百計取之而先為司馬懿所躡則自蜀入秦之路舍祁山無由而蔣琬代相出征亦欲集舟師溯漢水取魏興上庸地固亦入秦一道而無如襄陽之襲其後也是蜀之不得志于關中也由失鄖陽故也今當事者而但欲為保守荊揚之計其勢其理固不可失鄖襄而一日居若苟有北伐之志僅如晉庾亮宋張浚其人則所以為襄鄖計者尤當以全副精神策之而何其泄泄于此也總之全楚幅員之廣幾半天下為郡一十有五六在江北九在江南而江北六郡自襄鄖之外惟德安稍縱若承天之介于荊襄黃州之介于淮楚其形勝亦不亞襄鄖若荊州濱江北而控制江南尤全楚之門戶則楚郡之在江北者無一不當嚴守而在江南之九郡雖

最著若武昌。若漢陽岳州。皆仰安危于江北耳。今襄鄖險要之說。已悉於前。而承天黃州荊州所以當重之故。則請再陳其形勢。羊祜之伐吳也。先侵吳之石城以奪吳人之資。蕭衍之起兵襄陽。張宏策說蕭銑早圖郢州曰郢州控帶荊襄西注漢沔。蕭衍亦謂必先拔郢州。然後席卷沿流。南宋呂祉條議中興。亦以郢州通道江陵西抵襄陽。又僅百里。既若經緯漢江之間。必當以郢城為重。及元之圍郢。張世傑死守不克。伯顏欲舍而南下。諸將以郢城我之襟喉。不取必為歸路患。則承天要害之說。非徒為陵寢重地而已。黃州之重於全楚。不過謂其可為武昌之援。而所屬蘄州。則又可為九江之蔽也。而亦知齊桓討楚之先。必先結盟黃人之故乎。齊桓之於楚。未嘗一日忘之也。而其為霸之久。自魯莊之三十八年以內。未嘗一加兵于楚。則以楚之國。西起鄖襄。東盡淮壽。中據唐鄧。數千里內。乘險而守。無間可入。僅一蔡為入楚必由之路。而蔡亦死心為楚守。惟黃州居楚肘腋之間。陽奉之而不為用。遂不憚一盟于貫。再盟于陽穀以結之。齊黃之交固。而楚內外皆敵矣。一旦潰蔡伐楚。楚豈不能與齊抗乎。其遂來盟者。畏黃人導齊而襲其鄙也。是黃之係于楚非小也。況今又介在淮楚之交耶。夫今東南形勢。私憂其不立者。以東南數省之聲勢不相呼吸。而數省之形要不相連絡也。今欲連絡數省之形要。莫若鄖陽。欲呼吸淮楚江右之聲

勢。莫若蘄黃。且蘄黃北至江南。僅四百里。得重兵而守之。不但可為九江武昌之蔽。且與襄鄖並控中原。若五關（虎頭關黃土關木陵關白沙關大城關）一堡（黃陽堡）之險。北跨汝南。南衛江鄂。惟所用之。宋李垂之疏可徵也。晉陶侃之不肯渡江北而取邾城（古黃州名）者。以石勒相逼至近。恐一舉而攖其鋒。故但堅守武昌。憑江為阻。然亦甚單露矣。今中原勁敵。未有如石勒者。奈何不及此時。早固其守。遂使淮楚中隔。武昌孤寒耶。此黃州要害之當講也。若江陵宿為重鎮。昔人無不言之。但今者蜀并未失。則江陵兵勢。要當以通連蜀勢。領制下流為重。若巴蜀少有不測。則歸施之間。盡屬要害。陸遜所云西陵建平國之門戶。失之則全吳震動。非僅荊州可憂。夫敵之犯楚。不過兩道。一由夔峽而出。一由襄漢而下。由夔峽而出者。不得江陵。則不可以窺楚。由襄陽而下者。以一兵牽制江陵。使以大兵浮漢至鄂。此元滅宋故事。然伯顏破鄂東下。必留阿里海涯以四萬人守之。且命其規取江陵。及其既得。元主喜。謂荊南既定。吾東兵始無後憂。若前者腹背受之。則江陵不但控蔽楚邦。而護全吳矣。夫曹操之至江陵。距武昌尚千有餘里。張昭輩亦一時之傑。何至遂欲以全吳迎操。亦以吳之所恃以為固者長江。而操得江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以重兵順流而下。不可或遏也。及既破操。而有江陵。魯肅必欲以昭烈鎮之。呂蒙必不欲。關羽取之。雖前後異用。皆為吳計耳。是

江陵形勢之急。所以同承天黃州而並亞于郢襄也。約言之。全楚都會。既推武昌。則當以武昌為言。而武昌之左蔽為黃州。右蔽為荊州。襄鄖似不相及。然守在荊黃。戰在襄鄖。則武昌安而建康亦安。戰在荊黃。守在武昌。則武昌危而建康亦危。此楚吳形勢之大略。攷古証今。實原本之說也。則昔人論上流險要必爭之地。以為不出九江武昌襄陽江陵者。自今觀之。惟襄鄖為必爭。蘄黃江陵承天為必守。而九江武昌直可緩弗論。然或如晉王述之議。武昌定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兼可駿奔緩急。與建康為脣指。而蕭嶷又以尋陽（古九江）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為四方聲援。亦要地也。則兩郡亦當屯兵一二萬。以為宅中馭後之勢。若襄鄖之間。非有二十萬之師。如古岳飛孟珙者統之。以堅守兩城。恐不能濟。蓋制人之與制于人。所爭在尺寸之間。我能保襄鄖。則南陽歸德金州漢中。皆我進戰掃蕩之地。敵且備我不暇。若我不能保襄鄖。則荊州武昌無日得安。而京師時有震動。制人與制于人。其機安可不辨哉。嘗讀史至晉成帝咸康之時。歎庾亮規取中原之略。措置極當。深有合於今日。安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已則坐鎮武昌。而表桓宣為司州刺史鎮襄陽。表其弟庾懌為梁州刺史鎮魏興（古鄖縣名）。又表其弟翼為南郡太守鎮江陵。又命樊峻帥精兵萬人守邾城而已。又欲移鎮石城。以逼後趙。而竟齎志以歿。悲夫。

謁呂新吾先生祠堂詩序

東八九歲時見先君子手一編曰四禮翼者曰豎子識之此近日理學大儒甯陵呂大司寇新吾先生所著書也東自是始知有先生矣稍長從學於合臺劉先生命讀吾鄉高顧兩先生遺書及鄒忠獻公集往往見有與呂先生往復論學書乃益習知先生之學以篤敬為本以踐履為宗以救世及物為體驗以脩明禮法敦倫彰教為已任非空談性命為講學者也蓋是時天下承王文成講學之後皆直指本體其流弊至泰州王艮之徒顏山農何心隱輩尤任尚自然好言不學不慮舉凡慎獨主敬之學皆訶之為增添為外鑠為桎梏天下利其便於私也翕然而宗其教高顧兩先生崛起深憂人心之陷溺乃一以程朱為宗而救之而一時王南塘輩矯激之過遂以文成之書甚於洪水猛獸亦非其平也獨呂先生生長中原身肩正學既不惑於泰州之徒之說亦不偏袒高顧為過激之論博實深醇循循勉勉務求其學之至是者以一身為天下後世所宗式而已東為黃岡夫子所取士而夫子又先生孫比部公所得士予獲以淵源之誼事先生之孫遂得登先生之祠縱觀遺書以大慰其三十年來仰止之至願東不甚幸且樂矣乎獨是東敬詢先生之里人云今比部公之容貌甚類其祖而東竊黯然念吾黃岡夫子之容止氣度又甚類其師未知我夫子

之學於師而得之耶。抑未知天下之道深而厚德者。其容止氣度。孫必有以類其祖而弟子必有以類其師也。昔司馬遷自以遊山東。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徘徊不忍去。而小子東乃得逮事先生之孫。以自附於門下士之後。又豈僅車服禮器之陳跡歟。紬讀諸名公謁先生祠堂詩。首唱若大宗伯王文安公。次和若今相國柏鄉魏公。大司寇東谷白公。少宰念東高公。光祿環極魏公。太史昊廬王公。大參愚山施公。太守草樓李公。暨吾黃岡夫子。凡數十篇。皆斐然可誦。東徘徊其間而不能去也。乃奉比部公之教。為序其詩。以比於史遷之賦高山焉。

董文友文集序

夫所謂文章者。立其質而文附之。有諸中而後章諸外也。自非至聖。其生平各有所得力之處。故其著之於言也必專。若曾子得力於孝。則孔子以孝經屬之。子夏得力於詩。則專序詩。孟子獨有見於性善。則專言性善。下及賈誼鼂錯專言經濟言兵法。董仲舒劉向谷永匡衡。專言天人言災異言五經五行。其生平所立說及其旁通而曲暢者。總不離其得力之處。太史公曰。此皆誠壹之所致。不其然哉。譬之於賈。猗氏專以鹽。郭縱專以鐵冶。烏氏專以畜牧。寡婦清專以丹穴。既擅其利。饒於貲矣。然後其家中纚旋玉石汝牀漆絲聲色之玩好珍異無不具。此有本者之所以無不有也。今

之為文章言者。我未見其所為誠壹者何在。所謂本者何在也。而其文殆無所不欲言。自以為洋洋纚纚矣。及按其實。則皆空疏皆亂。有似於今之為制舉策者。相率而號於人曰古文。我甚傷之。毘陵董子之文。其所為序記書論傳誌之文。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序記書論傳誌之文也。其矩矱變化。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為矩矱變化也。而予讀其文。按其所得力之處。意其所專言。可卓然自成一家。以昭示天下而傳後世者。莫若其言天文言律麻諸書諸說諸辨。有非當世空疏勦襲為文章者之可及。蓋確乎其有本者乎。夫天下精微要渺之學。莫有過於天文律麻。然自其有得於性命者視之。則皆所云形而下者之器也。邵子之專精於麻。蔡氏之專精於律。原其得力。皆先有見於形而上者之道。故雖旁通曲暢。分緒各見。而終與程朱為一致。今董子之學。精於麻律。以著之為文。吾知其誠壹致力之所在。尤必更有其本也夫。董子殆幾有得於道也。

贈彭元定序

泰邱彭容園先生有丈夫子五人。而元定才譽先發。尤慨然有當世之志。能敘述故明神光兩朝以來人物邪正。所愛憎臧否甚當。又能周知四方之人文。及各郡邑姓氏。一覽無所遺。其趨舍又甚正。年冉謁遊吳門。我吳同學諸兄弟。見元定皆驩然與

結交。既歸里門。受知於海陵李公草樓。出其近藝數十首。授之吳門剞劂氏。以廣其四方之志。且語予曰。子爲我序之。予曰。予何足以序子哉。以爾師草樓先生與予論子之言。序之可也。元定曰。唯唯。草樓先生問於予曰。元定之才誠優矣。其志誠大矣。雖然。不可以定之也。少年之人。即勤學猶未足。子在泰郡。亦見元定之勤於學否乎。甚念之也。予曰。某之至泰郡也。彭先生方在哭泣之際。元定亦儼然在衰絰之中。未及見其學。然予知元定之必勤於學也。元定生而有勤學之責。有勤學之資。有勤學之時。有勤學之用也。草樓曰。其勤學之責奈何。予曰。彭氏之先。自江右移家泰郡。以科名世其家。逮元定之身五世矣。科名者。勤學則得之。不學則不能得也。此其責不能旁貸之我兄我弟。不能下貸之我子也。此其有勤學之責者也。其有勤學之資奈何。曰。予觀往古之勤學者。貧而無書。或丐之於人。或竊之於友。或鈔之於市。或請之縣官。其幸而得之也。或無火。燃糠以燭之。或無師。則數千里裹糧負笈。重趼繭足以求之。或不暇。則戴經而鉏。負薪而讀。惟日不給也。先生官不數年。上自六經三史之書。下及嘉隆才子之集。必聚而藏之。予見中州被寇禍之後。即相國第宅中。不能備四部之書。元定幸而家中有藏書。即使勤學十年。并日而讀。不必丐之於人。竊之於友也。又經師有魏用熙者。當今之醇儒。侵乂在家塾。有疑即可問。有問即可悟。不必

衰糧負笈之勞也。米鹽瑣屑之事。內外門戶之務。自有總持之人。其身甚暇。不必經
而鉏薪而讀也。此所謂有勤學之資者也。其勤學之時奈何。人之智慧聰明。能強學
多識博覽深考者。必在年力壯盛之候。年過三十。則智慧聰明銷其半矣。故昔賢謂
晚年讀書能用。而苦於不能記憶。夫至不能記憶。臨文索莫。其苦已甚。元定年未弱
冠。又身無疾病。心無雜營。此所謂有其時者也。其勤學之用奈何。曰。夫元定所謂有
慨然當世之志者也。所謂能臧否往昔人物者也。所謂能留意四方之人文者也。則
其勤學之用誠大矣。使有當世之志而不學。則臨變而無術。急聲名而不知大體。我
廖其資也。將尚論往古人物而不學。則循聲蹈虛。胸無定識。未見其必當也。將與四
方之文人遊。則當良辰勝流。置酒高會之時。談辭如雲。詩篇倡酬。百端俱發。四方之
士。有深窺其長短者。不學則無以應也。且同人氣類之盛。莫過漢之延熹。宋之元祐
元符矣。黨門北寺之役。黨人三百人。至今知名者。李范張杜等三十五人而已。其餘
無可傳也。端禮門外黨碑之上。一百二十人。迄今知名者。上官軾餘官頤等三十人。
其餘無可傳矣。夫諸人亦常隨汲震盪於諸君子之中。而當時既不甚見重。沒世而
又無聞焉。甚可哀也。蓋諸人之學。皆不足以自立。而欲附正人自重。其於伸屈之用
誠短也。此所謂有當世之志有四方人文之志者。其學之用甚大。而有其責有其資

有其時者。誠不可不自勤於學也。惟元定也。可以語此。予故知元定之必將勤於學也。慎予與草樓往復之言如此。今述以序予。予勿惡其切直求。元定曰。微予與子之交也。予言不及此。予曷敢不祇承。乃受而為序。

送吳生虞升歸吳門序

澣濯之金錫。融之澄之。堤漫之泥沙。堅之陶之。搒郎之皮。張之平之。甄腫空竅之竹木。攻之削之。美其質。既虛其中。則皆有聲聞之道焉。聲作乎我也。聞應乎人也。或美其質。而猶未能虛其中。以清越其聲。則人之聽之也。有聞有不聞焉。此即學問之說也。予門人長洲吳謌字虞升。家世為名諫官。而家甚貧。少失父母。學為文於其舅氏宋太史孝廉兩公。頗得其術。文漸有聲。且兩從舅氏遊京師。京師近日之工文章倡後進。若山東王主客。我郡汪農部。海南程舍人諸公。見生著作。交口稱之。聲譽日益起。忽以事將歸。有問予者曰。以虞升之才。固將求聲聞於天下也。歐陽子所云。據其會就其名者。必於京師。今舍此而又奚之焉。予笑曰。使生而未美其實。雖日遊遨長安塵壒中。其聲聞未可作也。使誠美其實而又能虛其中。以受人之直言。求益工於既工之後。即日鍵戶塞竇於荒江寂寞之濱。而聲聞日隨之。今夫編鐘綴鼓柷敔之既陳也。鎛師與同之官。辯其碩緩散斂衍洋甄石之節。其大者節郊廟而和神人矣。

其細者一磬之可擊。一瑟一琴之可彈。亦得以奏於房中。御於君子。莫有悶其聞者。既以語或人。而即以是告吳生曰。生歸矣。但患爾未能蘊其聲也。況患天下之莫聞爾聲也耶。爾學成而舉於鄉。再遊於京師。則爾為在懸之編鐘也。有廟堂諸公在。為爾鎛師與同之官。成爾之節奏焉。爾學成。即優游鄉國間。予雖非君子。其亦能發爾之聲也。生歸矣。

武氏三烈記

崇禎八年乙亥。流賊破潁州。殺戮縉紳士民甚衆。婦女之守死不受辱自殺或殺于賊者。不可勝記。其有姓氏及死節狀炳然可述者。一百二十八人。見於撫按奏疏。我友孝廉武威遠母甯氏妻劉氏及妹之適於王生者。聞賊入城。相攜入井死。二幼女從母劉亦死。凡三世五人。後御史旌其門曰。一門三烈。蓋二女不與焉。此一百二十八人中之三人也。劉考功作潁記。記之既詳。而孝廉復請紀于予。予紀之如右。且嘆曰。昔或言潁川為四戰之衝。天下有事。最先受禍。當崇禎七八年間。流賊之毒未遍中原。而潁已受禍若此。或言不可信哉。明有天下。一統全盛二百八十年。人不知兵革。一旦變起倉猝。其婦女見聞不習殉節死難之事。而能皦然不污。闔門就義。若武氏一門。豈不異哉。死者人所畏。大丈夫當死生之際。猶有不能自引決者。況婉弱婦

女乎。武氏固世胄。孝廉之父亦將也。豈其家教然乎。然彼一百二十餘人者。幸而死於崇禎乙亥之間。賊退之後。尚有其夫與子及州郡大吏。一一詳誌其死節情狀姓氏。至於今不朽。若甲申乙酉兵燹之中。我鄉婦女之狎刃雉經。不稍屈辱。蹈水火以死。而泯沒不得傳者。無算也。豈不悲哉。頴舊有六貞祠。祀范孟博母以下諸人。今以一百二十八人配食。予過其祠。必肅然動容再拜。祠在頴州東門外二里慧湖之濱。然范母者。但可謂天下賢母耳。列於死節不屈諸貞烈婦之間。此亦頴州祀典之過也。

明兵部侍郎葉公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廷桂。字東來。號蒼眉。河南商邱人也。世居江西泰和縣。自諱安者。漢武初遷商邱。祖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如蘭。配贈太淑人任氏。父司訓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呈春。配封太宜人贈太淑人夏氏。生萬歷十三年乙酉十一月十八日。任淑人夢衣緋衣秉笏者來。曰我居汝家。俄火燭室。驚寤生公。公成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福建司主事。丙寅選山東司郎中。十二月陞陝西右參議。分巡關內道。丁卯三月。丁太宜人艱。崇禎三年己巳服闋。庚午。補陝西督糧道。九月入覲。時三秦流寇蠭起。在廷共推公選者。不可任方面。辛未調分巡關內道。特敕監軍。陞陝西靖遠兵備道副使。駐靖遠。壬申陞參政陝西河西道。駐鄜州。調山西河東道。甲戌以平寇功。陞陝西

按察使。在廷復共推，公遴才。五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六月出師大捷。
詔賜銀幣。丁丑敘大捷功，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疏辭不許，加右副都御史，贈
大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己卯以秋防功加二品服俸，賜銀幣。自丁丑
四月至己卯五月，乞休疏十三上，始予告。八月歸里。明年庚辰九月，即家拜公戶部
右侍郎，督理邊餉。十一月，召對平臺，賜銀幣。辛巳五月，敘剿寇功，轉左侍郎。十月
改兵部左侍郎，病甚乞休，再予告。壬午將再歸里，商邱已陷賊無家，乃僑居金陵，老
病且阻兵，輾轉江淛閒。順治三年丙戌將歸里，十月十九日午時次衢州，卒於逆旅。
丁亥三月，長子金吾公元滋等奉公櫬歸，五月葬公于贈公墓之南阡。公性至孝友
愛。家貧力學，顧獨好談兵，故自成進士，服官二十餘年，在兵間之日居多。其分巡關
內奉勅監軍時，上條議十二事于撫軍練公，皆行之。督諸將趙光昌、張全孝、密張令、
丈穆等，先後殺賊神一魁、點燈子、老迴迴、滿天星、過天星、一斗谷等於渠家嶺，獲賊
首七郎，復敗之于中部、郃陽之川、韓城。賊慟哭奔潰，復追殺之淳化、延安、澄城、宜君、
商南，斬首無算。故事監軍道在行閒率擁睨觀勝負，公衷甲身先士卒。常馬崩崖斷
蠻閒攻圍中部，流矢中胸，飛礮及股，不稍却。賊突圍犯官軍，公自起熱礮擊殺數人，
賊乃退，軍氣百倍。獲其渠李老柴、獨行狼、一條龍、可天飛等，獻俘闕下。當是時秦寇

幾盡公請之撫軍願假精兵三千人據山谷盡殲之可永絕寇患而撫議赴格不行嗣後秦寇蹦入晉地勢遂張始悔不用君策也其備兵河西時鄜州被寇患尤甚富來滿城狼白晝行市中城臨河沙不可築公為文禱之脫所衣緋衣覆諸地而厭之更築城遂成流亡大集鄜延乃平其調山西河東時寇犯垣曲及絳夏援兵復大擾公外捍強寇內輯兵民所向必捷故事冬防河遏寇民之避寇難者率乘河水未合求渡守令輒遏之公獨縱令渠渡約數萬人是歲河冰竟不合父老以公忠仁所感前此未有也歲大旱無麥苗公步禱于天泣下雨亦下歲乃熟其按察陝西時兩月清積牘三百餘事吳公甡歎曰霹靂手也其巡撫大同時請開馬市給代藩宗人祿食擒左衛邪教法王大閱諸軍簡精銳汰老稚儲糗糧嚴哨探大同一軍獨稱雄中外皆倚公為重獨以失武陵相意徵調無度公擐甲率枵腹之卒一月中行萬餘里其不敗衂皆公勝算其乞休十三疏大概謂臣自郎署歷監司至開府皆萬死一生之身當大兵大荒之地積勞之後病且不支弗以病臣悞封疆天子亦深知公故特許移疾歸前封疆諸大臣所未有也當邊境多故廷臣每會推邊才必首推公然未有能盡公之才者公任方面討秦晉賊破冢賊募敢勇死士薛敏忠等百餘人置麾下為選鋒每戰輒先奔賊及凱旋驗賊首級割賊鼻及耳如墳血淋漓滿前公對酒

慷慨自若也。一夕臥起。手捫稭褕。上有物纍纍。膠結不可去。舉火視之。則隆然所割賊鼻也。又諸死士窮追賊暮歸。適公臥。未及驗級。復恐盜竊之者。率挽結賊首髮。置公臥榻下。公酣臥其上自若也。嗟乎。公起儒生。生長中原晏安之日。目不見兵革。一旦歷行閒。當劇寇。忠勇奮發。有以奪宿將悍兵之氣。可謂天下之奇才也。公自言爲孝廉時。潛心周程張朱諸大儒之書。最後嗜陽明王先生書。默契不動心之旨。故能身處鋒鏑之中。意氣不稍挫。則公之所得深矣。世亦未易知公也。獨惜公條議平寇方略。及佐樞部奏疏。皆軍國碩畫。槩然可傳。遭時播蕩。盡散失之。俾後世無從見公之深思妙算。而歎公才之未盡用者。嗚呼。又可悲也。公之懿行。不可殫述。具在公子金吾公所敘行實中。尚論者可以知公大略矣。其子孫聘娶嫁字。具詳家乘中。銘曰。

是惟河嶽馳精。靈蜿蟺。毓萁公。篤生艱大。鞅掌投孤臣。天顧既移志未佛。三衢之旁稱完人。全歸爾邱息爾形。克昌厥後諡忠節。

前明忠烈吳公墓誌銘

嗟乎。故明天啟四五年閒。宦寺之禍烈矣。下至窮鄉小邑。十家之市。三人耳語。輒搖手咋舌。相戒勿及崔魏輩。乃有抗疏指斥客魏崔田交結肆惡之狀。若以身爲鴻毛。投烈燄中。浩然無所惜。若江夏吳磊石先生。可謂成仁取義之君子矣。當先生抗疏

時。自度於國事無補。且身與熊經略廷弼為姻親。又與應山楊忠烈公同鄉。必羣奸所深嫉。熊楊既前死。先生即絕意仕進。身為言官。結舌而去。亦可不死。而先生志在必死。若不可須臾忍者。此先生之忠所為不可及也。攻次輔丁紹軾。所以翦崔魏之羽翼。聳魏廣微顧秉謙諸人之氣。人謂紹軾實唆崔魏殺先生。夫崔魏何待唆乎。既抗疏攻客魏崔田矣。夫寧有生理乎。故人以先生為攻奸相死者。非也。先生能死後三日。即擊殺紹軾。殺紹軾而崔魏輩氣奪矣。故丙寅秋冬之後。崔魏殺人之謀稍息。幸留一二骨鯁未死之臣。若我鄉文文肅倪文正諸公。為國家後日之用。皆先生擊殺紹軾之威靈。能使羣奸怵心於冥報。夫先生之忠。大於身後若此。而人無知之者。此予所慷慨太息。欲為闡幽之論者也。按吳氏之先。自江右萬載縣移家來江夏。有真七公者。為先生七世祖。六傳至璧山公。與太淑人徐氏生先生。諱某。為季子。以乙卯舉鄉試。己未成進士。起家廣東順德令。以清惠著聞。舉卓異。兩為鄉試同考官。行取考選。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天啟乙丑七月。差巡視京城。十二月二十五日。疏劾次輔丁紹軾。略云。當今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橫。人情悚於蜩螗。國勢危於累卵。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云云。二十八日。矯旨杖一百。創甚而絕。越七日丙寅正月初二日。紹軾見先生緋衣直入其坐。擊之即死。長安人聞者。莫不驚相告也。崇

禎戊辰改元。贈先生太僕寺卿。祖父如其官。久之。謚忠烈。廕一子。賜祭葬。以崇禎十一年十二月葬某鄉某阡。其諭祭文及議謚冊。藏於家。冊詞有云。惆楚人之多忠而冤死。如吳某著為最酷。且以先生為從忠烈後而死者。嗟乎。此先生所以必死之志也。元配尹氏。生子某某。季子琮。爲任邱令。知名。先生之垂絕也。以誌銘屬相國黃東崖。琮幼未獲請。越四十八年。琮始自任邱求百泉山孫徵君撰墓表。又爲序述年譜。彙次高陽孫忠烈公定興鹿太常公等輓詩一編。乞誌銘於予。予不敢以不敏辭。銘曰。

七月言官。嗜死如飴。當其始進。人或疑之。及其既沒。人咸信之。不有諍也。何以能死。不有進也。何以能諫。人之大節。蓋棺論定。嗚呼先生。曾張三楚。芝蘭既焚。薋葹盈戶。詠彼九歌。亶惟荼苦。克成令名。赫赫今古。煌煌寵命。錫茲坏土。惟此坏土。忠臣之墓。松耶柏耶。永言勿斁。

海氏廟記

唐甄

君子之言。以章美也。亦所以風也。海氏徐人也。而顯節於常氏美。句有殭者謗離其夫將犯之。自知不免。衰衣履襪彌縫各一。而自殺於舟中。不及於污。有司論殭者罪死。繫獄後。以赦免。常人葬於龍岡。即墓左廟焉。此其事也。邯鄲鄭衛之女。古所稱美也。曳裳搴縞。揄袂飄風。倉庚喈喈。姌嫋卯儷。男女相錯。司馬遷曰。目挑心招。相如曰。色授魂與。男子不制。莫之為恥。雖有剛者。亦蠱惑喪志。淫佚之行。風所成也。唐子入秦道南鄭。南鄭鄭也。宿於東門之舍。同旅者有窺主婦於房。婦告主人。仗挺而出。幾殺窺者。邯鄲之道。朝歌之邑。七年三過。不見婦人。所聞周漢之風。蔑於今矣。然則女子無知。漸於流風。非其罪也。徐濱河。土薄俗厚。女子尚貞。無失行。聞海氏有行在塗。雨立不避舍。雖志也。亦其風使然也。使其身殉於鄉。亦無所表異矣。作廟致金逮於徽婺。賢愚拜觀。婦女祈請。肩摩不絕。童歌里謠。徧於吳越。是可以為風乎。唐子曰。然。海氏之行。吾不以風女子。而以誅丈夫。詩美共姜。春秋侈紀叔姬。女子微也。何為著諸經。班於君王賢人乎。觀其夫。乃知聖人重女子之節也。請舉事以實之。昔者祝融佐高辛氏。光耀天下。其後建楚也。千有餘歲。至考烈王而黃歇竊之。伯益治鳥獸草木。關稷契之績。其後建秦也。亦千歲。至莊襄王而呂不韋竊之。羋嬴之宗。固於衛

華。衽席一遺。遂殄其祀。考烈莊襄。實誰之父。負芻政亥。實誰之子。恬斯毅賁。實誰之臣。百什鬼神。繞咸陽陴。邯鄲號哭。而不得飲食。頗牧王翦之兵。不爲毒矣。既有於國。亦有於家。丈夫稍有知識者。能不戰懼於斯。

徐華國傳

徐元英。字華國。吳江人也。大父詰。父士烈。及華國之身。三世以剛直傳。華國爲人尤仁厚。少貧。與二弟仲季分田。仲曰。季田腴。必易之。相爭不決。華國謂仲曰。我田亦腴可畀汝。毋與季易。於是兄弟以和。其教授生徒。有不率教者。則爲之憂悒不食。弟子皇懼改過。乃色喜。以是教行而從之者衆。嘗出。有坐而拱之者。則謂之曰。拱者。所以爲敬也。君既不爲我起。何以拱爲。其人慚謝。里中無賢不肖。皆曰。徐君長者也。有富者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照放日中。識其姓。曰。此吾妻矣。遂娶之。生三子。長邠。次崧。次艮。華國曰。吾惟一子爾。邠艮果殤。惟崧成立。人怪而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有一子。其故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人使吏與我一牒。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人也。天定之矣。及病革。家人請禱。不許。曰。命乃在天。何以禱爲。遂卒。年果四十三。華國屛居東郊。其地多荒冢。有鬼數迷人。有至死者。向暮。人不敢過其處。一日華國夜歸。闌入中空舍。有若魘呼聲。亟趨

視之。見一人斡側於地。土塞其鼻。將死矣。乃負歸。救之得活。生平勇力過人。有石凹重三百餘斤。人不能舁。華國挾之而趨。如挈缾然。有捍馬逸入田中。踐食禾稼。牧者不能羈。華國聞之。徒手往。捽其鬣而縶之。以歸於廐。其勇力如此。唐子曰。人有恒言。邪不勝正。予屢徵之則不然。若華國奪人於惡鬼之手而生之。豈果以正勝邪。夢有徵者。亦偶耳。牒言明告。畢生皆協。抑又何也。兩耳為一人。其占巧矣。然猶未盡。以予覿崧之困窮。無所成就。而名聞於世。則兩耳之言。又且盡崧之終身矣。豈不異哉。

褚遂良論

邵長蘅

大臣當國。不幸視其君有過舉。及其事之未遂。而匡救之。則諫行而身安。待其勢之已成。而逆折之。則諫未必行而身危。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江河之始。觴焉涓涓。童子捧土塞之可以有功。及乎橫溢四出。決隄防。壞城郭廬舍。而無可如何。何則。其勢之已成也。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諫不聽。竄逐以死。吾悲其忠。而惜其諫之不蚤也。武氏本太宗才人。高宗以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上詣寺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後宮。以間蕭淑妃之寵。未幾大幸。按武氏為后。在永徽六年。時太子宏生已三年。則高宗初年。武氏已入宮矣。踐祚日淺梓宮未寒。嗣君過舉。孰大於是。遂良顧命大臣。當於是時力諫曰。臣竊聞之道路。陛下納故才人武氏於後宮。武氏經事先帝。十有餘年。天下莫不知。一旦復侍陛下。損先帝之聖德。累陛下初政。國人述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夫四海之大。六宮之富。詎無才色如武氏者。臣愚受先帝付託。死不敢奉詔。陛下幸聽臣。願出武氏謝天下。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又不聽。則以死爭之。高宗雖昏。必為悚然改容。且是時武氏之寵未固。蕭淑妃之愛未弛。奸人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徒。羽翼未成。左右武氏者。僅一王后爾。淑妃必且傾之於內。夫內有淑妃之間。外無德儉義甫李勣

國學扶輪社印

敬宗之援。以未固之寵。納必死之諫。如轉圜矣。惜乎遂良計不出此。顧遲之五六年後。迨立后議起。武氏之勢已成。中外蟠結。堅不可拔。然後欲以一身障其橫瀾。叩頭流血請死。嗚呼晚矣。吾觀高宗非甚愎諫者。嘗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無故事。乃止。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然則帝始終於遂良猶有忌憚。惜遂良諫之不蚤爾。太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遂上表諫。帝大驚。手詔停冊使。夫污先帝之嬪御。與納許嫁之女。過孰大小。魏徵諫而遂良不諫。律以春秋之義。遂良能辭逢君之罪乎。雖然。遂良李勣長孫無忌同受顧命。無忌中金帛之餌。囁嚅脂韋。李勣且贊成之。臨軒冊后。勣躬齎璽綬。而遂良特立不回。卒以諫死。嗚呼。非忠臣能乎哉。

君子醫說

吳君允成。儒而以醫名。今大中丞商邱公雅重君。扁其廬曰君子醫。而君又欲得余一言以張之。乃爲說曰。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有德者。通謂之君子。宋儒蓋嘗云爾。今夫醫之爲道。其理甚深。其視疾有切脈望色聽聲表形之微。其治有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毒熨之方。其得失係人之生死。而其人有君子有小人。按

繩墨調陰陽守診籍之效者而變通之治其本不急其標甯使已無旦夕功而不肎以人命試君子也小人則不然滅裂古法矜智偭臆苟一時之效貽終身之患而不恤其尤者未疾也藥之而疾焉疾未甚也藥之而甚焉而因而乘之以邀利諺云學醫人費儒謂若輩耶余觀昔之爲國者莫急於辨君子小人君子用則寬大和平與世休養以無事其時即有小罅其革世未大治也而必不至於亂小人用則好事喜功用一切苛碎刻覈掊克之術而任之以鷹擊之夫施之庸有小效而及其敗也勢如潰癰決瘍而喪亡隨之閒覽宋史熙甯之初天下無病也王安石新法行而病始生繼之呂惠卿章蔡之徒興利開邊黨禍大獄相尋而病乃百出雖有元祐諸君子不能救也卒釀成靖康之禍宋幾以亡顧愚以謂宋之亂安石諸人釀之而亂而不遽亡猶得延南渡一百五十餘年之國脈者蓋元祐諸君子不爲無功嗚呼士大夫多君子則國治安醫多君子則疾可已人可活君子所係重矣哉吳君謹厚長者與人無貴賤必以誠試其藥皆精良多驗人翕然信之予夙有肺病氣逆上壅而爲喘遇秋輒作作則爲憑几危坐瞪目摟肩縮脣呀呷累晝夜不能就枕少閒輒復作冬至乃已今年君治之護其元氣補以復養屏去疏快耗削之藥而疾漸減未涉冬而愈所爲治其本不急其標也其謂之君子醫也固宜唐時有宋清者長安藥市人也

居甚樂。疾病疕瘍者。皆樂就清。雖不持錢來。必與善藥。人謂清類有道者。語在柳子厚所爲傳。夫清市人耳。得子厚傳之。而名至今不朽。余文雖不逮子厚。顧如吳君。詎能已於言耶。君名某。允誠其字。世爲吳門人。

盤山志序

盤山在京城東二百里而近。一曰盤龍山。以蜿蜒盤薄故名。一曰四正山。山特立無倚。峰巒蓮擁。四面如一。故名。一曰田盤山。三國田疇所盤桓。去田從盤。俗省也。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隱於此。而疇避難處曰徐無山。在今遵化北。或曰盤山即徐無山。今感化寺古碑。猶載田氏事云。其山多怪石。其樹多松。石之昂者欲翔。敧者欲墜。欲壓。綿谷亘巖。松生石罅。腫臃蜷蹙。愁而不得逞。則往往作蛟蚪拏攫勢。其水皆瀑泉。從高處下。酈道元所稱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浩淼。其間梵宇窣堵之勝。神鐙鬼火。諸詭幻怪之觀。與夫龍蛇之神。虎豹貙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盛。騷人墨客之所鐫鑱。山皆擅而有之。其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閩之武夷。越之台宕。粵之羅浮。巴蜀之峨嵋諸名山。爭雄長於域內。宜也。然而亘千百年來。山志亡有。採奇之士。每以爲憾。詎非闕典。抑山之靈有所待。如釋氏之所謂緣與。拙公來自江左。卓錫茲山。既闢青溝禪院居之。毅然以山志自任。而少司農阮亭王公。太史竹垞朱公。嘗

佽助之。凡屢削橋閒九寒暑而志成。然後山之深。水之秀。樹石之幽奇。與夫梵宇穿堵之勝。神鐙鬼火譎詭幻怪之觀。龍蛇之神。虎豹貔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鐫鑱。一旦若抉剔洗濯而出。而獻奇效靈於焦山。以與江南之廬阜。黃鶴。閩之武夷。越之台蕩。粵之羅浮。巴蜀之峨嵋。爭雄長。而蓋無愧色。則志之功顧不偉哉。爲之序。所以章焦山之緣也。拙公名智。朴堂記別於青龍之百愚。爲曹洞宗。尤工詩。阮亭以清晝靈一方之。論者以爲然。

魏叔子文集序

環海以內。名山五。大川四。皆能出雲雨潤澤物。故方望視公侯。至一邱一壑之勝。載在圖記。供奇士之游覽。然不能出雲雨潤澤物。則不敢與名山大川並。文章在天地間亦然。其大者日月星辰陰陽之所以序。墳壚壤埴之所以奠。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定位。禮樂刑政之所以行。其小者亦必係治亂。關利弊。考騐成敗得失。爲斯世有用之言。故隨其立言之大小。皆足以不朽於世。曹子桓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蓋必可經國者。可不朽也。若夫氋氃靡麗。佶屈無益之文。亡論不能傳。傳亦速朽。甯都魏叔子兄弟皆以能文章名海內。客冬叔子來毘陵。余識之寓樓。握手語移時。恨相知晚。蓋余亦喜爲文章。持論頗與叔子合。顧余碌碌。度無所用於世。聊以文墨自

嬉。叔子磊落豪爽俶儻士。其智畧輻輳之氣。時露眉宇間。故發為文章。每至談說經濟。議天下古今之變。率瑰瑋。剴切名實。不為無用之言。嗚呼。才如叔子。而僅以空言自表見。度非所甚願。然已足不朽矣。余平居有五嶽之慕。鬱鬱未遂。嘗一登泰山。所偕非人。不能盡其奇。至今以為憾。及讀叔子文。稱其季弟和公登太華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襟帶委地。而峯崿削劣詭秀。拔地倚天。則又未嘗不栩然神往也。

陳椒峯文集序

堪輿蜿蟺旁礴奇秀之氣。於北戒多山。於南戒多水。顧其勝往往不相兼。今夫嵩之高。華之削。泰岱之崇。巍巍號稱中州巨鎮。而原陸千里。不得水以涵之。故山峻極而不秀。洞庭沅湘之區。千里一碧。日月出沒。極汪洋滈淼之觀矣。而君山一卷。不能與水爭奇。故水瀰漫而無涘。獨吾吳之澤不然。環三州境。吐吞三萬六千頃之波濤。而羣峯矗立其間。山挾湖而增秀。湖挾山而增奇。蓋堪輿蜿蟺旁礴之氣。於是焉兼。而湖之中山之最大者。其東曰兩洞庭。其西曰馬蹟。茲二山予皆未及遊。而馬蹟距予家為近。凭高而眺。則湖光山靄。時時望見之。夫既為氣之所鍾。意必有瑰偉特立自命之士生於其間。而惜乎未見也。既稍與山之人遊。益知其山之風土人物。其產宜梨栗柑橘楊梅來禽之果。躑躅杭秈之饒。其人闊達而多智。起家至大官者相望。而猶疑未

足以當之也。椒峯陳先生，山之人也。一出而成進士，負盛名，遊以文章雄視一世，學者宗之。殆所為瓌偉而特立者歟。椒峯集甚富，多至二百餘卷。其為文不名一體，大要主於明經論史，而識力卓絕。余與椒峯生同邑里，論交二十餘年，每有所論著，媿不及也。按山誌，湖中有峯曰夫椒者，與馬蹟相近，因以自號。雖然，椒峯重先生耶，先生重椒峯耶。余幸未老，異日扁舟草履，一覽湖山之勝，當辭山靈而問之。

廬山遊記一　青玉峽記

距開先寺西百餘步為青玉峽。峽之源有二。其一馬尾，水出鶴鳴峯側，水從石罅迸射，數十百縷如馬尾，因以名。余未至其下，然望見之。其一即黃巖瀑布，瀑下與馬尾合。然後劈峽出，奔注谷底，兩潭遞受之。激者沸白，渟者沈黛，砰雷轉轂，澎湃千狀。央峙削壁百仞餘，嵌壁雜樹，經新霜，作丹碧色相閒。樹葉墜潭中，瀠漩洄狀久之，乃急溜而去。峽之右有亭曰漱玉。余與周生同遊，觀廬山瀑布。自茲峽始。是日宿開先寺。夜大月涼，影如水。挾周生復走潭上，蹣跚竹樹閒，影離立如山鬼。搏人，葉聲簌簌。周生心悸欲還，強之前。籟寂谷虛，瀑聲益奮，對面語不相聞。余大聲呼曰：天壤閒自有此峽以來，乘月坐石上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捫崖石題石而返。周生名溉，工畫，嗜山水。遊以壬子九月二十日。

廬山遊記二 黃巖記

黃巖之水。其源出雙劍峯側。未至黃巖寺北三十步。下注為小潭。巨石橫當潭口。過石五六步。又注為小潭。泉聲淙淙然。自此洑流亂石間。逶迤而南一里許。石壁圍之。泉從峭壁下墜為瀑布。太白詩。飛流直下三千尺。蓋指此。此其上流也。潭谷圓廣倍尋。潭石橫滑離立。如羊如牛馬如人如蝸如熊羆者。不可名數。四面竹樹環陰。日光穿漏。石子平布潭底。皆作五色。或星星如金晶可愛。坐盤石掬水頮面。徙倚不欲去。踰澗。折而北百餘步。巨石突出。上偃而中空。旁有竇。從竇中邃出石背。巨石又覆之。亦上偃而中空。如蠹重累屋然。茅屋半楹。踞石上。俗呼空生閣也。循澗南下。登文殊塔。塔與瀑布相對。瀑垂千餘尺。深秋水瘦。猶作虬龍蜿蜒勢。轟聲如雷。回視雙劍峯。益逼眉睫。石尖峻峭如笋。峯頂一池。人跡杳絕。六七月間有蓮花從空飄墜。導僧云。

廬山遊記三 玉簾泉記

玉簾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徑皆行松葉水聲中。未至泉里許。望小閣如燕巢。仰綴崖石間。即泉庵也。庵右跨澗為小橋。過橋傴僂穿石罅。下坐潭側。仰望玉簾。懸空五十丈許。如急雨。如濺珠。如漩雪。已注潭。復激射倒躍上五六尺。然後折而去。泉旁石壁橫展數百丈。若列屏。丹碧渲染之。對面巨石突出。勢巉巉然。下广而上砥。半廣可

布二席。雜樹四五株。斜映其旁。日照高樹。正與泉射。泉腰一綫。如玦如斷虹。青碧相半。已復散為五色。熒熒光景奇絕。昔蘇子瞻以三峽青玉當廬山第一。而不及慈泉。意子瞻時泉猶翳於榛莽間耶。然則山水雖勝。顯晦固自有時耶。

廬山遊記四 三疊泉記

遊玉簾後十日。乃往尋三疊泉。先一日宿觀音閣。晨起雛僧導行五里抵玉川門。玉川門者。峭石樽拄成洞。旁有竇。人傴僂穿竇中如門焉。門內小庵正瞰鐵壁峯。峯皆谷削。橫亘二三里。如張大屏障。色黑類鐵。因以名。聞春夏山鵑開最奇麗。庵後循澗行里許。抵一潭。石多異狀。泉作三級下注十餘丈。僧曰。是三疊泉也。余意盡去之。仍憩玉川門。老衲元公詢遊狀。笑曰。外龍潭耳。泉距此尚五里。然險絕近罕遊者。乃賈勇復往。元公操杖從。尋舊徑抵潭。揭澗而北。踰一石觚不能受趾。腹帖石翁翁然。過此皆鳥道。榛莽不及頸以下三之一。磴崎而滑。無陂磴。必攀援上。膝幾拄頦。茅漭劃十指至血。濡縷不顧矣。澗澗十餘丈。寒衣履渡。從石上猱接猿騰。喘壯。石巉為之股栗。久之先見下疊。轉絕壁。三疊俱見。至此則兩壁削峙。青天逼狹如甕。泉從天落。奚止千仞。山志稱初級自崖口懸注。飛衣垂練。既激於石。則如雨如霧。噴灑二級石上。然後滙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乃三級之半。石又軋之。別似一級。則志未之及也。

泉於廬山最奇。最後出。太白樂天晦庵諸公。皆未及覩。茲遊余似有厚幸。然使景縣信導僧所紿。即不之信。而不遇元公導之。遇矣。而或怵於險。泉之奇。亦無由覩也。噫嘻。天下一闚其藩。遽信為是。與夫困於無道。與怵險而卻者。蓋什且八九也。斯又重可慨惜也哉。

廬山遊記五　小三級泉記

小三級泉在玉川門內里許。舊名外龍潭。即導僧指余三疊處也。語在前記中。俗以三疊泉下為內龍潭。故此外之云。泉從高山凹處作三級下墜潭。每級可二三丈。初級循崖蜿蜒如白虹而差短。二級怒軋於石。噴數尺許。跳珠急雪。注潭面不復循三級下。而三級乃在其裏。蜿蜒滙於潭。相傳潭有龍。歲旱磔狗投潭中輒雨。潭三面拒壁。巉巖如在巨甕中。震激異他泉。余與元公觀三疊泉返。復憩其旁。語元公曰。茲潭倘置之吳會之區。遊觀之士日集。名必藉甚。今處是山也。介玉簾三疊間。曾不足比數。談者遂不之及。庸非不幸耶。然茲潭亘千百年而適與余遇。詎非潭之幸耶。既出語南康守廖公。鎸小三級泉四字潭石上。令後遊者知泉之名自毘陵邵長衡始。

廬山遊記六　棲賢谷記

尋三疊泉之明日。由白鹿洞西行十里。抵棲賢谷。谷無奇也。然以三峽澗勝。跨澗而

橋曰棲賢橋。澗全石爲底。出兩崖各數十丈。石多紫黑色。李夢陽所云澗石肝爛是也。匯者爲潭。爲井。爲釜。爲杵臼。爲碾磑。形突者爲礎。爲石梁。爲几榻。爲陂陀坻島。水觸石澎湃。若與之角。久之不勝。乃瀠漩紆行。澗之奇於是爲最。並澗一里許。至玉淵潭。潭深無底。相傳飯沉潭中。復乃從洞庭湖浮出云。潭西爲棲賢寺。寺僧石公能詩喜文章。與余語甚洽。飯罷。仍循澗行百餘步。攀磴徑新闢。下達澗中。有巨石如砥。緣石南上。復有巨石。可列坐二十人。竹樹交蔭。鏗鏘之音。泠然會石下。石公曰。茲勝新得之。未有遊者。余屬石公鐫鑿雪礎三字崖壁間。夜就宿中。清話竟二鼓。明日送余過玉淵潭。笑曰。師過虎溪矣。石公欣然相視大笑揖別去。壬子十月四日。

夜遊孤山記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尺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澂澈。余游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捨艇取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峯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踞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鐙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泠橋石闌

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隄當即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為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耶相與慨歎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菱溪草堂記

菱溪在毘陵郭東五里為漕渠南注之支流按邑志曰米菱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谿則谿水名溪固宜曰港或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亘郡境入吳越界史稱隋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可使通龍舟今漕渠是也而溪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予族于龍文居濱漕渠門外邪直菱溪僅十數武乃於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為讀書之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之壘石為峯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巗峙澄潭中旁植雜花木十餘株嘗欲請予記鏤石壁間未就也今年閏夏予舟行自吳閶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囂露氣晨流游儵百餘頭皆噞喁水面如霞駁遠聞行舟欸乃聲與漁歌相互答窅然移情者久之間考隋史大業十二年

春詔毘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虛度其時聚歛之繁急督趣之峻酷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觀大概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為邱墟然則侈汰者速亡而宮室之不可恃如是哉而菱溪一勺僅至今且千一百餘年而嘗布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名其堂試與子繞河適眺其所當訢然而賦嘅然而興今昔盛衰之感者蓋百端交集矣龍文恬淡不攖心俗務養親讀書之暇將謀耕東皐以自娛亦時書從予論詩初字九儀今別字東耕以見志即其人可知康熙壬午七月二十日青門長衡記蓋堂成之歲也

明少司馬葉公家傳

公諱廷桂字青來七世祖諱瑩自江西太和徙河南之商邱為商邱人考諱呈春以貢授訓導後贈如公官公少有文武大志喜論兵負膽略中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歷郎署四年大著聲績出為陝西分巡道以內艱歸服除補陝西督糧道當此之時流寇起秦中延蔓南北所在充斥渠魁則王左掛點燈子王嘉胤神一元又有不沾泥可天飛紅軍友李老柴上天猴獨行狼一條龍之徒蜂屯蟻聚大者二三萬小者數千人豨突猖忽郡縣不能制中外方亟邊才秦撫練公國事疏薦公

有將畧可倚。一面調公巡關內道。特敕監軍。是歲崇禎四年二月也。公首條議用兵
十三事。皆中機宜。練公避之。以公督諸將趙大允張全昌艾穆等。三月從擊賊於中
部。四月從擊賊於郃陽。又從急擊賊於韓城。於榔村。於上峪口。每戰公被甲先登。麾
急叱咤大呼。衆皆應聲騰赴。困馳騎合擊。賊輒大潰。十日五捷。凡斬級七百有奇。國
獲器甲輜畜無算。點燈子跳而免。乘夜渡河去。公長軀偉幹腰腹。高七尺餘。面方皙。垂
耳。戰酣髯奮。欬如洪鐘。臨陣儼若神人。敵望之氣慴。戰勝諸將上首功。斬級滿前。血淋漓。
積馘突兀如邱冢。公踞上座。引卮浮滿。意氣慷慨。諸將功多者。自起酌卮酒酬之。一
日將士追賊暮歸營。公已寢未及驗級。相率挽結賊首髮。置公牀下。公鼾寢達曙。嘗
夜起擲殺榆闕。有物纍纍然。燭之。則所割賊鼻耳也。宿將悍卒皆咋舌。竊語曰。不意
文官中有此人。先是文臣為監軍者。不親行陣。從容坐幕府治文書而已。遇賊嘗踰
諸將後。問離賊遠近。諸將亦以書生心輕之。及見公所為。乃大警服。故爭樂為之用。
七月。賊李老柴等陷中部。練公以公督諸將。合總兵王承恩軍攻圍之。城堅久不下。
公親率騎薄城。流矢中目。飛礮及左股。不為卻。夜大雨。賊突圍犯營。軍中亂。公手斬
一校以徇。又自爇礮擊殺數十人。賊乃退。明日攻益力。榆林道張福臻。總兵曹文詔。
亦提軍至。軍聲大振。百道並登。克其城。生得李老柴、一條龍。檻致之京師。磔都市。是

役也。攻圍逾三閱月。公之功為最。總督楊鶴方堅主撫議。公爭之力。且引段熲語。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今日事勢。正與相同。不聽。因與制府郄。公退歎曰。所謂治疾而必遺種者也。後當思吾言矣。既而受撫者多畔云。上怒其誣飾。楊逮訊論戍。練公亦戴罪。益服公先識云。請遠盜劉瘤子。本衛弁倡亂。外連狪𨇨。詔書名捕。數年不能得。會公以副使移駐靖遠。公曰。吾未抵任。盜不吾備。可擒也。密授計遣壯士。縛以來。狪𨇨氣敓。五年二月。鄜州亂。初楊鶴所撫賊上天猴。其部二千人散處鄜。至是突發。劫庫兵。殺一監司。總督洪公承疇念戢亂非公不可。請於朝。移分守河東道。駐鄜州。始至。居民裁三百家。蒿萊滿城。狼白晝行市上。城半壁下臨流沙。築甎圯。公為文禱於神。脫所著緋衣覆地。承土築之。城遂成。已乃招流移。設方畧。禽斬賊渠六十七人。上天猴誅死。鄜延復平。八月。從督師追殺賊於鐵角城。獨行狼可天飛誅斬。明年二月。以晉寇故。調山西河東道。移鎮甫十日。賊突犯垣曲絳夏閒。力戰卻之。七月賊大至。援兵亦麇集。公晝夜具芻粟。飭樓櫓。又厚養閒諜。詗賊動靜。悉知之。出奇邀擊。多斬獲。賊逡巡遁去。公策曰。賊雖卻。匿穴如故。難未艾也。乃躬厲將士。欒河津。劃稷山。揃標聞喜。大析其掎角。賊在公境者。鞭門抵壁。爬梳畧盡。會冬防河。難民擁河干求渡者數萬。公悉令結衣渡。有司慮賊雜

其中。力陳不可狀。公笑曰。吾在此。脫有變。吾自當之。是歲河竟不冰。父老詫以為異。始至歲若旱。斗米直白金七錢。公出步禱。泣下雨亦下。又多方振貸。所窠活甚衆。畀擢本省按察使。大同巡撫缺。廷議難其人。部擬推公。上命改推京堂。召對平臺。部臣頓首言業某智勇兼贍。五年監軍。身踐戎馬。廷臣無出其右者。七年五月。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為沿邊重鎮。公至適有甯恩之警。乃閱諸軍。汰罷伍。完衆檣。起亭障。謹烽燧。一鎮屹雄中外。遂請開馬市。歲獲馬十萬匹。籍馬價之贏六萬金上於朝。詔獎之。且後以獲級功。再賜銀幣。又以敘捷功。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户世襲。又以入衛京師。賜銀幣飛魚服。而武陵相方枋中樞。數齮齕公。猶以其父鶴嘗奏時郝也。公力乞休。前後疏十三上。得予告歸。甫謝鎮。營卒以缺餉。夜半撞監司門。將為亂。公聞變。遽躧履出。遣一卒傳呼曰。中丞來。亂卒問公安在。公命舉爝火。大聲慰遣之。卒投戈伏地。請死。戮其首亂一人。餘還伍。公定變於臨去。不動聲色。由威信素著也。歸一年。召起户部侍郎。督理邊餉。改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軍務。公生平耿介孤立。不植黨。不奔門户。故其再出也。益齟齬。屢有奏請。輒不報。以病再予告歸。而中州陷賊。公歸已無家矣。嗚呼。思陵末年。黨禍益烈。其時非乏才也。不入其門户。雖才不必用。用亦必不盡其才。責之愈重。則肘之也愈力。使必無成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

所為大息也。甲申三月。公浮家江南。時已病。聞燕都之變。慟哭累日。幾不欲生。自是公益病。明年五月。　王師渡江。破金陵。公由杭入閩。欲卜居東甌。航海遇盜。乃泊台州。趨黃巖。又從溫陵再航海。久之還至衢州。以順治三年十月日歿於逆旅。年六十二。是時　本朝定鼎。公固知天命有歸。閩越相繼建號者。皆庸才。必無濟。蓋決之蚤矣。自以通籍老臣。既不忍為再醮之孀嫠。又不欲向小朝廷苟延旦夕。而乃跼蹐輾徙。漂泊經年。幾幸速死。且以謂客死勝於家死。嗚呼。夫獨非人情哉。公固大不忍於此也。蓋至易簀逆旅。公於是乎為全人矣。此論世者所以悲其志。而惜其遭逢之不辰也。歿且五十年。公子金吾元滋。孫增英。齎公行狀及孝廉計東所為誌銘。走千餘里請為之傳。予故掇拾其大者傳之。其他治行尚多。畧不書。公在娠時。母任淑人夢緋衣秉笏者曰。我居汝家。俄火光燭室。驚寤而公生。為諸生。受知郡守鄭公。士子榜發。置騎馳書至。鄭公曰。姑勿言。解元其葉生乎。已而果然。則大喜。二事其鄉人至今豔稱之。乃附著云。

論曰。公生於明神宗之世。海內晏安。又起家儒生。一旦當劇寇。顧慷慨自奮。功名可謂奇士。方官戶部郎。奉命理御馬監三草場。張奄者。魏忠賢黨也。乘間達忠賢指。欲交公。公峻拒。一日餽以內庖。公愕曰。使者誤矣。吾不識魏。公曷餉我。揮之去。明日。遽

謝皋羽冢。嗚呼。其時義子乾兒。蒲伏呼九千歲者。接跡也。彼其人堪辱公唾否耶。嗚呼。豈易及哉。

書金谿兩烈婦紀畧後

兩烈婦爲金谿孝廉張君冠玉之母。故婦姒也。皆姓吳氏。皆蚤寡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中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踉蹌扳姑走。遇遊卒拔刀劫姑。姑驚仆地。烈婦遽奪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寧殺我。卒怒殺烈婦。次劫娣。娣罵不絕口。亦被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況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余言。顧其間議論有剌謬者。是不可不辯。時江鄧吳之言曰。兩烈婦之死。死於金王之卒。而階之厲者。實中丞也。又曰。於家國無所濟。而於鄉鄰大有所禍。以是爲中丞罪。嗚呼。斯言也。決天下後世忠義之防。而有志之士。爲之搤腕案衂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臣烈士。遭離百六。明知事不可爲。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赴之。瀕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忍也。人情莫親於父母妻子。莫愛於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子以舉事。而又遑計成敗利害哉。今夫匹夫慕義。奮袂而起。不旋踵而巽愞觀望。踊躍而不敢前者。則計較利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士然乎哉。以余所聞。中丞公告廟興師。破家出走。崎嶇江閩萬山中。屢蹶屢奮。迨勢窮力拙。計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下。嗚

吁處死如公亦可告無罪矣而吳猶云然鄉人以愛憎為毀譽固如是哉如吳言則睢陽之屠空阬之敗不能遏荼毒生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媮生苟免全軀保富貴之徒皆可自詡明哲而開門乞降賣君父以求榮者且得以保境安民論功矣是烏可哉是烏可哉吳才識庸陋又不曉古文法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和之者況於世之以文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慎與

武進三忠合傳

劉熙祚字仲緝號訥思世為武進人天啟甲子舉於鄉筮仕得興甯令以治行徵思陵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入臺慷慨言事章數十上尋奉命按楚崇禎十六年也當此之時賊張獻忠已陷荊州陷承天焚燒陵寢襲陽再陷屠蘄黃全楚河決魚爛矣五月賊陷武昌乘勝陷岳州獻忠謀過湖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珓大詬斂千艘於湘潭焚之遂騎而逼長沙會熙祚按長沙聞警投袂起曰吾按臣也當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於長沙者曰吉藩開邸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惠王故邸荊州荊陷投吉藩亦在長沙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柝徼巡而已熙祚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賁屯三稍磯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栅斷陸道栅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憲走勢不支熙祚急護兩王走衡州

而長沙臨蔡道憲不屈死。蔡道憲者。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賊傅城下。惜之。降道憲手注晢髩一賊。尋被執。嚼齒大罵。賊怒磔之。健卒淩國俊九人侍道憲不肯去。賊幷殺九人。內四卒奮曰。願葬主骸而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道憲骨葬南郭。已乃自剄。熙祚至衡州。賊尋破衡。乃急護惠吉桂三王入永州。賊命掠桂邸殿材入長沙。而親提銳卒追三王於永。熙祚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所矣。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粤。而己死守永。賊至。姦人內開城。臨賊縛熙祚去。題詩永陽驛。至衡鄉之孔廟被殺。一曰。賊執熙祚檻送獻忠營。熙祚大罵不屈。賊以繩曳足倒拖地。剖腹刲出腸。死焉。半。明季流寇之禍。慘極於親藩。而宗社隨之。當崇禎十四年正月。洛陽陷。福王殉焉。賊臠王於俎。汋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同月。襄陽陷。賊坐王於堂下。屬以卮酒曰。吾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而襄王殉矣。其後。陷南陽。而唐王殉於麒麟閣。陷汝甯。而崇王及世子遁。隨及陷蘄州。而荊王先以悸死。陷武昌。而楚王爲賊執。置所乘肩輿而沈之江以死。楚宗屬戕靡孑遺。其他踣命失國竄身偷生者。所在見告。蓋自辛巳訖癸未三年間。所稱殘楚十二王。大略盡矣。其時。上相握劍印專征。所在巡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賊壘而軍者相望也。無能一紓親王之禍。而熙祚以無兵無將之按臣。開

關險阻擁護三藩俾道於粤而後以一死身障其衝可謂忠矣議者或以不能死守長沙為熙祚咎誤哉熙祚死明年三月北都陷帝后死國同時以文臣徇節者武進又得二人曰王御史章金王事鉉

王章字漢臣崇禎戊辰進士初令諸暨有惠政臺使者疏調繁改鄞鄞人來遮暨人叱之曰王君我父也鄞何與鄞人爭之力曰王君今我父也暨安得留章兩慰遣之而乘夜啟門壯去治鄞如暨兩邑皆肖像以祠久之以卓異徵授工部主事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出巡按甘肅甘故重鎮而邊兵窮困每舉責於弁約十金償一級亡所得級則殺口外民以償故往往開邊釁而弁得冒功邀賞章知其弊著令寇非大舉不許以零級邀功按甘二年封事凡百八十上崇禎十七年二月差巡視京營當是時流寇李自成已破太原轉略忻代破寧武宣大警檄踵至章奉巡視之命按京營額兵當十一萬有奇除疾役什一羸弱什二勳畹占役及市傭竄名什四三其所存者四分財一而闕月餉已半載士饑疲不任甲閱視則革笥木廝鎧兜鍪鈍戈幾如兒戲有介而馳者九發不中騎乎趨問之則都司也喟然語同列曰戎事至此尚可為乎吾死是職矣已泣下霑襟會有南歸者索家訊章奮筆書曰金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敢復問身家語不及私俄賊入居庸三輔望風瓦解都城篡嚴章與科臣

光時亨分堞城守。三月十九日。賊破彰義門。章猶手發三礮擊賊。時亨踉蹌至急呼章易服遁。章奮曰。事至此。惟有一死。遂戎服上馬。賊騎自後至。叱呵下馬。時亨遽下馬。匍伏請降。章策馬走。且厲聲曰。我視兵御史也。孰敢叱。賊縱槊刺其股。墮馬。乃踞地大罵。賊益怒。攢槊刺之。至死罵不絕口。日暮。家人至城上覓其尸。儼坐不仆。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以板扉舁之歸。光時亨者。亦進士。方事急時。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皇太子監國南京。上心動。而一時倡異議。率臺諫鬨然起。而詆排邦華者。即時亨也。後以從逆論死。逮南都棄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而籍於順天。舉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年十九。自以不習吏請改銓。得揚州教授。內遷國子博士。擢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敕為彝憲特建署。鉉抗疏畧曰。皇上御極之始。不兩旬而殛除大憝。至斷也。還埽除之役。杜仔肩之漸。至明也。乃不數年。復尋覆轍。事權漫重。體統逾尊。在外邊境有總監等之總督矣。在內二部新設總理。又踰之部堂矣。皇上誅一忠賢。而今扶植而擁樹者。且不止一忠賢。臣誠至愚。竊所未喻。既而彝憲抑諸司行堂屬禮。鉉又疏言彝憲妄自尊大。儼然部堂自居。強抑曹郎。衷之屬吏。臣不敢以參贊皇上之臣。為奔走中貴之臣。亦不忍以七尺讀書之軀。為扶服刑餘之軀。挫

士節。辞朝廷。所關甚鉅。上怒。有旨切責。勢憲聞之。意得甚。是日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尚書。勢憲關堂皇。南面據案。黃衫緹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鶩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一至者。先是鋐集郎官議。吾曹與總理職事相關。第令掾吏持文往。有一人登勢憲堂。即屬假子。當提吾鞾尖踢其面。故諸郎官白尚書。先期各以公事出。而勢憲怒且甚。曰。此必金主事也。以驗放十六門大器。誣劾鋐故悞軍機。欲殺鋐。尚書力爭之。得削籍歸。後十餘年。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與王章視京營。同日拜命。時賊已破大同。而宣府監視則太監杜勳。居庸則太監杜之秩。鋐疏言大同脇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僨事。乞專任撫臣。而急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亦開關降。鋐聞搯膺大哭。鋐有弟鎔在旁。亦大哭。鋐獨語鎔曰。今我與若哭朱公。數日後若旋哭我也。十九日。賊入都城。鋐倉皇歸與母訣曰。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汝讀書知大義。今日始向我乞身耶。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鋐趨皇城。見宮女踉蹌出走。喧傳帝崩。又聞王章死城上。失聲曰。噫。芳洲已先我。蓋鋐與章素交厚。約同死。芳洲者。王章號也。遂具衣冠北面再拜。投御河死。僕奔告其母。章氏曰。兒得死所矣。吾命婦。義不可辱。赴井死。妾王氏從之死。弟鎔收殮

畢號哭三日。亦投井死。初熙祚死湖南時。事甫聞而國亡。未及邀贈謚。南都建。乃追贈熙祚左都御史。謚忠毅。章贈大理卿。謚忠烈。鋐贈太僕少卿。謚忠潔。而忠潔尸沈御河。逾月賊去。求遺骸不可識。家人識其綳環。持歸以衣冠殮。忠毅尸殘於亂兵。惟忠烈以喪歸。祭葬如著令。

邵長蘅曰。予亦武進人也。故知三公特詳。劉故著姓。居郡城西偏。相傳地有故柏。因號柏樹劉氏云。金氏世居剌村。王氏世居奔牛鎮。蘇子瞻詩。卧看古堰橫奔牛。是也。在邑西數十里。嗚乎。甲申之變。天柱崩。地軸仄。畜鳴人頭。彗掃紫極。時中外慷慨仗節者多有。而吾邑乃得三人。偉哉。予為合傳之。今譔明史者有所考。

房景春阮之鈿合傳

房景春。字和滿。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間官房縣令。阮之鈿。不詳其邑里。以廪舉官穀城令。與景春同時。當是時。流賊在鄖襄間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張獻忠羅汝才為渠率。獻忠尤桀黠。怵於新敗。乞降。總理熊某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獻忠入據穀城。不肯放兵。誕言曰。予戎十萬人。餉為三郡扞圉。三郡鄖襄荆也。熊某者。故多易。好大言。且貪立奇功。遽信之。疏為請銜。給以六月餉。獻忠具軍狀。備調遣。然竟不應。而汝才諸家賊。蹂躪黄光隨間。僵尸千里。會總兵左良玉龍在田。大破

賊於雙溝斬二千餘級汝才懼叩太和山提督太監乞降熊某疏言臣於射華順徊四股主剿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才已輸誠請赦罪授游擊將軍詔許之率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時鄖屬列城灌莽房縣以景春故稍稍實荊棘集流移完保聚汝才依之解甲耕屯是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以穀城先是獻忠部賊數擾掠之細執以告獻忠始猶稍懲以法既而掠愈甚之細數言之曰縣官自不與餉耳得餉當自止穀城下有河當漢沔匯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權數千金軍士於草間得義勇嘗關防制府即以給之獻忠浸驕制府又檄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容其得出入幕府諫獻忠干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亟之細屢開示禍福獻忠銜之之細度無可如何憂憤成疾累月不視事及是遂毀城墓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之細聞變遽飲鴆未絕賊突入索印之細搖手不與賊怒揮刀刃之奪印去縱火燔官舍骸骨為燼獻忠未及睹之細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景春聞獻忠反度賊必犯房縣呼其子鳴鸞往視汝才為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健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香火盟乎口血未乾亡從亂初汝才之乞降也景春以制府檄單騎往撫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喋血盟故鳴鸞云然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瞬曰是賊叵測

亟入城。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景春遣間使縋城。求援制府。凡十四反。最後以寸帛蹴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賊大至。獻忠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麾其衆。四面環城攻之。白晝黑雲祥策馬呼曰。亟以城讓我曹。保亡完。景春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賊又持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大罵。碎其檄。鳴鑾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首版穴城。城將崩。鳴鑾積薪爇鐵油下灌之。又斬賊前鋒上天龍於城下。已又擊獻忠傷足。士氣益奮。而指揮張其。故與賊通。開門延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脅之降。不應。賊先殺同縛者數人。濺血滿面。景春不為動。引頸受刃。鳴鑾伏父尸。且哭且罵。賊又刃之。至死罵益厲。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鈿死以五月六日。景春後之鈿二十五日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建祠。鳴鑾與陳宜並得祔祀。總理熊某以受賊紿。大辱國。緹騎逮至都。論棄市。

論曰。明季寇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誤於楊鶴。有耀州之撫。再誤於陳奇瑜有車箱峽之撫。三誤於熊某有穀房之撫。而賊燄燎原。明事卒不可為已。善乎鄖撫戴東疏畧曰。羅汝才雖占屯鄖。帶刃以耘。一有勃稽。奮梃而起。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萬一兩部俱動。則剿襃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

今猶檻羊穽獸。周阹二三百里內。命理臣率鄢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臧不從。不臧僨用。誰職其咎哉。予悲二公之死。乃具論焉。又按綏寇紀畧載景春父子事頗詳。特以房姓為郝。或別有據。姑並著之。

賀向峻汪參傳

賀向峻字癸忱。丹陽之蔣墅人。爾磬補邑諸生。豪宕負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為樂。甲申燕都失守。聞愍帝死國。則痛哭嘔血。曰。嗟乎。血數升。久之留都擁立。柄國者方營苞苴。漁獵伎植朋黨。外則藩鎮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為。益憤憤。居恒切齒曰。賀某奇男子。一腔血竟灑何地。乙酉五月。 王師抜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咻首踦兩。乃率壯士十餘人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賊入。參和槃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亡過今日。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誤矣。遂易丐者服道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驩。參善馳射舞稍。向峻喜擊劍。每中夜呼起舞劍與相摩戛。錚然有聲。聞者心悸。時時麻衣縕履。彷徨草澤間。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為兩狂生云。去則之大王山。旬日聚眾千人。襲金壇

破之。曾大軍向江南諸郡縣。向峻為主兵者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年僅十九。初城破時。汪珍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珍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珍亦被重創。死。珍未死前數月。周鍾以污偽命逮繫詔獄。論棄市。

贊曰。嗚呼。申酉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强鎮環列。擁甲以嬉。及乎　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跡。向之憑城杜盜咸福者。捧馬足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脰穴胸不悔者。固兩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家言。同時以諸生死事。貫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衡。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受。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向節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歐敬竹石士鳳傳

歐敬竹。武進市人也。舌短好大言。無生產。浮寓城南弋橋。為人修破扇餬口。多得百錢。即獨飲市中。輒大醉。醉後仰面卷舌而歌。市中人皆笑之。甲申三月。聞變。招鄰人與飲。曰。行與若訣。若盡我一卮酒。其妻提壺適來。睨之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敬竹曰。嫗何知。此吾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死。同時有石士鳳。寧石士鳳者。亦武進市人。家貧無妻子。略識字。有一僕。亦無妻子。歐敬竹死後數日。士

鳳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哭已。邀鄰人與痛飲竟日。迨夜。潛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忠義祠者。故祀宋信國文天祥。而姚訔陳炤王安節以下十三人配。姚陳諸公皆宋末守常州城臨死之。語具載宋史及郡邑志。士鳳死。人無知者。比曉。其僕踉蹌出城哭於市曰。主人死矣。覓其尸不得。至池旁。見雙屨。乃得尸。先是士鳳未死時。自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之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又先以三金予其鄰鬻棺者曰。世亂吾無用此。姑寄汝家。士鳳死。遂取棺以斂。其僕亦終身不娶。今尚存。

邵生曰。諸生設堅者。篤行人也。與予善。嘗爲予語石士鳳事甚詳。其僕堅尚識之。亡友董以甯作歐敬竹傳。爲敬竹死忠義祠池中。非也。蓋誤合兩人事爲一耳。嗚呼。毘陵當德祐之難。訔以焚死。炤應炎以不屈死。安節諸人以戰死。下至黃冠浮屠。皆單死城內外。死者百萬計。積骸至井池溝壑皆滿。明亡。死者乃歐敬竹石士鳳兩人也。嗚呼。兩人可以不死。然竟死。嗚呼悲夫。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爲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薙髮爲僧。不數年。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

還會城。獨身猖佯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躚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翛然無畫家町畦。人得之。爭藏弆以為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瀋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雛僧爭嬲之索畫。至牽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吾以作韈材。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欷歔泣下。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見。至日大風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頃之澹公馳寸札曰。山人侵早已至。予驚喜。趣呼筍輿冒雨行。相見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翦燭談。山人癢不自禁。輒作手語勢。已乃索筆書几上相酬答。燭見跋不倦。澹公語予。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予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間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見與澹公數札。極有致。如晉人語也。山人面微頳。豐下而少髭。初為僧號雪箇。後更號曰人屋。曰

驢屋驢。曰書年。曰瀘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澹公杭人。為靈巖繼公高足。亦工書能詩。喜與文士交。

贊曰。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汩浡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溼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哀哉。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簷溜潺潺。疾風撼窗扉。四面竹樹怒號。如空山虎豹聲。悽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媿予非其人也。

閻典史傳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為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為通州人。應元起椽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迨薄選。恟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鞬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徼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為榮。久之。僅循

督還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 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定將畧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開門旅距。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它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麕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它酒酤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礧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

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覆之。取空棺寘以土。障隤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稾為人。人竿一燈。立陴睨間。而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為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　本朝總兵者也。遂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為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為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恡。傷者手為裹創。死者厚棺殮。酹醊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為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為。又還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

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鑌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為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為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哭聲相聞。應元忼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焰霧雨中蟻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欲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西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為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為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虖。可感也哉。

侯方域魏禧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訖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肎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膈。與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洵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宰。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

嫡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殁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　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稿一卷授梓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沒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知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爽爽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

而登。壯其上穴如甕口。因宜開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誅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為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模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歷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裹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跅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

忱臚龔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嚮然不宥少污其志皆已嗚呼禧儻自謂與

書龔先生事

先生名穆字孟遜余邑人世居新塘鄉之龔巷隱居躬耕授徒王文肅公與白康敏公昂皆其弟子明成化初文肅以學士歸候先生先生方與比鄰通功桔槔灌田文肅拱立桔槔下先生曰子先入吾室吾償其功畢乃歸耳文肅抵其家久之先生歸文肅拜先生答以長揖贈金帛不受受其肴核即與文肅通夕對談晨起文肅辭先生曰曩子肴也吾亦有一肉出而食之別去後推為鄉飲賓不赴先生他行事不概見予慕其人殆法高卿漢陰老父儔也是豈有貧賤富貴在其意中哉萬厤間唐太常鶴徵纂邑志傳先生於隱逸可謂無愧予同里某君者粗有文筆尤工擘窠書國初客楚大將軍幕府再致千金僑居武昌因家焉晚益饒於貲而少妾有賈犀在安陸聞某君好奇而喜游所至往往作斗大字勒崖石題名其後嘗橅岣嶁禹碑立石大別巔又營生壙於大別自為誌銘系以詩其人風流儻蕩亦自可傳近見邑志顧列之龔先生後廁名隱逸非其倫矣嗟乎范曄之論逸民曰蟬蛻囂埃之中自

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斯言得之。近世巖穴之士。乃以大將軍幕客充隱。可慨夫。

族兄靜山提學哀辭 并序

庚午中冬。余自豫章東歸。兄握手語絮絮不忍別。曰。明年使事竣還里。當訪子青門草堂。余曰諾。今年六月。聞兄歸平湖。遣奴子持一札訂草堂期報曰。中秋後過毘陵也。八月行盡。余方訝其不至。復附書往。會有傳兄溘遊道山者。余愕未敢信。十月朔再遣奴子走平湖。不數日持行狀歸。嗚呼。兄真死矣。越明日為十月八日。弔服為位。而哭兄於室。禮也。余時病喘兩月餘。氣忡㦤僅續如綫。按狀兄歿以閏七月十九日。蓋余附書既未達。而訃又不時至。距兄死蓋七十有九日。而今始得哭兄。嗚呼。悲夫。兄起家順治辛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歷戶刑二部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學江西。滿考歸里以疾卒。初官中書時。會滇變起　朝議用兵隴蜀。中書當選一人隨征。同列皆有難色。兄毅然請行。從安西將軍入蜀。董格貝子以兄知兵。令參其軍事。為畫利害。懸決勝敗輒中。當一不用兄策。軍困於蟠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飢疲無人色。兄意氣自如。有餉羊肉者。笑曰。此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啖此。卻之。會援至得出。靖逆侯張勇鎮鞏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畧。兄左手引卮。右手以箸畫地。談戰守機宜。及

蜀中水陸險要阨塞娓娓竦聽侯喜曰經生中有此眞邊才也將薦補隴右道缺或尼之不果嗚呼 國家滇黔用兵以來智者効謀勇者効力自卒伍之賤以至市井屠販椎埋剽敓亡命之徒往往奮身弄刀矟或樹頤頰徼倖取功名富貴過其望者不可勝數兄以一書生擐馬韉跋履三千餘里崎嶇磐紆鳥道瘴癘虎豹虺蛇鋒鏑矢鏃死生呼吸之閒歷三年之久大帥知其才矣然不獲以功名顯乃僅循資平進浮沉郎署十餘年迨駸駸嚮用而兄死矣嗚呼豈非命哉憶已未余客京師始識兄相見詢譜系世次同祖康節公又同派姚江爲兄弟行則大喜兄時官曹郎獨李子侍京邸呼之出拜余亦入拜邱嫂於房自是別未幾輒相見乙丑南歸別最久戊辰余自嶺表還會兄備江右任遂留署中前後閱兩期故余知兄尤深也兄伉爽和易不治畦畛與人語衝臆而吐然遇意所不可輒面指斥人或雜以詼調爲諧語刺譏雖權要人不避也人以此諒兄然亦往往以此嫉兄故官終不顯在江右名能知人得士諸生俎豆兄於李空同夢陽家文莊寳侯廣成峒曾蔡忠襄懋德間四公皆前明視江右學者也論者不以爲過讀書務博涉强記詩文灑筆伸紙數百言立就然不欲爭文士名持論少許可詩推新城王士禎文推甯都魏禧同郡則推朱檢討彝尊而尤喜余文每得一篇輒沿當彌日或訾余文太澹笑曰澹處正不易及君非知

文者。嗚呼。兄之知我。乃勝我自知。兄今已死矣。嗚呼悲夫。兄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軒。卒年五十有七。又聞季子翼以哀毀致疾。後兩月亦卒。翼字汝為。力學攻文章。曩侍兄京邸者也。嗚呼。天道慘酷。胡至斯極耶。將買舟力疾往會兄喪。思所以寫余哀者。乃為楚音以當哭。其辭曰。

朧陂碕礒。水嗚咽些。蜀山嶔崟嶄巖。晝不見日些。猾狖吟嘯。虎豹慄些。封豕長蛇。鷹吞食些。君胡來思。激忠肝些。書生投筆。遊戎旃些。人肉為醢。骨為薪些。入虎穴幸而得全些。嗟哉歎奇。獨苦辛些。偃仰郎署。逾十年些。九江五老。迎使車些。清秋日晶。縣玉壺些。歸來兮即君之新居些。垂軒突宇。網戶朱些。砥室彝几。陳詩書些。胡為乎舍此而逝。曾不留叶些。去歲別君。在南浦些。朔風飛霰。雜以雨些。余袪君袂。離思苦些。今歲扁舟。登君堂些。儼設靡筵。素幬張些。呼君不應。涕泗滂些。繐帷綷縩。兮鐙青熒。嗚呼哀哉兮。何以為情。

國朝文滙甲集目錄

卷十四

錢陸燦字湘靈號圓沙江蘇常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調運齋集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貞有午亭集

天游子集序

錢陸燦

天游子者。祝氏諱萬齡字嵩仙。君之別號也。其世籍浙金華之蘭谿縣。其家於虞也。授經徒于三十六年。以儒爲醫四十餘年。年五十六。卒於康熙九年。今二十六年矣。庚戌已前。余交游揚州金陵間。與君不相聞問。老而歸里。則君已前死。於余爲尚論之友。而無由讀其詩書而知其世也。一子孝恭。醫世其業。捧持其父所著作曰萍鄉雜組迪說諸書。請是正於余。因得爲薙芟其中冗穢。定爲二百餘則。而以其所作詩甚少而工附焉。凡五卷。俾孝恭繕寫天游子集序之。案君之書。想見君之爲人。蓋古篤行君子學道人也。言規行矩。著爲勸戒。周情孔思。剟在篇帙。其於書無不讀。引經據史。疏文闡意。往往斷之以天游子一段。以示竊取之意。玩其辭旨。將欲以醇醲之化。反當今而爲任古。嗚呼。何其端憂而憫俗也。然余尤竊其學道有得。其論次聖賢皆涵養其無私之體爲樂。故君亦自言俯仰山水花枝月影雲牕竹戶閒靜坐則凝塵蔽榻。妙氣來宅。出行則南垞北沜。酒帘茗旗。皆有悠優自得於胸中者。幾不復與外物相關矣。此其所以天游子自號也。孝恭曰。先君於書無不讀。尤粹於莊子金剛經。皆有註解本藏於家是已。夫天游何取乎。即取之莊子逍遙遊首篇。其遊之發端

也。今夫世人之游。野馬也。塵埃也。蜩與鷽鳩也。則君固以六月息而圖南。其說在乎大宗師篇之論游。曰。聖人游於物之不得遯而皆存。意而子以為游於藩。而許由曰。不然。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此之謂游。是游是者。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尻輪神馬。鼠肝蟲臂。一也。反是則胥易技係而已矣。儒者恰囊而已矣。然則君豈更駕哉。少而儒。長而醫。足不出鄉閭。名不挂仕籍。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因其攄其所自得於天游者。託諸筆墨以自見。金剛經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無所住之心。即與天游之心也。君不更駕。君豈更註金剛莊子哉。即金剛莊子註君此書。則君至今在也。余又告孝恭曰。蘭溪之祝多異人。康熙丁巳年。余遇君家子堅仙翁於常州。論文錄藥者累月。亦云有族人在虞山。余無以應。余送子堅歸蘭溪詩曰。多年不讀華佗傳。此地忽逢倉海君。子堅約過虞山相訪。并訪族。故又曰。上靈洞口白雲出。烏目山前紅鶴逃。今子堅又十七年別久不至。而如先公之好學。善著書者。又不得見余。則以先公為吾尚論之友。徒恃其書在耳。復何以益吾子。吾子之先有祝賢者。學養生。曰。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吾子勿以已養。而以傳先人之書。以傳先人為養。毋謂先人久矣。騎羊入金華山去也。勉之哉。是為序。

曲水村莊記

曲水村莊去奚浦故墅里許。而瀕於江。吾弟國子生東表所居也。大江自京口而下。至暨陽城。至福山鎮。環其東南。暨陽已下隸敝邑。而江口。一鹿園。一奚浦也。自我始祖千一公。之六世。兄鏞居鹿園。弟珍居奚浦。皆以江口入潮為其墅。先奚浦墅最盛。故老相傳南市口北店巷。人居櫛簇。漁鹽輻輳。鹿園不如也。不知何年奚浦市廢。今所見甃梁隋堞基跡纍纍。吾家烏程應天科名綽楔尚存。而曲水村之去墅里許。則自柳溪竹深二公兄弟。別營其第宅故也。竹深之後徙於城。而柳溪至今擅奚浦以為家。柳溪七世。則我宗之府君。益大其業焉。以曲水名其村者。義何居。余嘗案其江口。鹿園之水。其入之勢也直。不一里而為鎮。而奚浦不然。其港口既窄且深。又斜而稹。迎水之入。則已數為其曲折。編蒲插柳。以記其漲縮之痕。故村落散於其曲水之上。而吾家之業特著。府君合分聚離。用樹丕基。異居諸子。而東表得曲水。愈益繕完塗墍。至其為莊也。若深有意乎曲水之意。而自以其意思規度而成就之。卷之啟也。際其濬也。戶之闔也。迭其洑也。街之除也。逦其行也。牆垣之曲而周。依其灣也。前後堂屋之次第高下。隨其演迤而升降也。村安乎水。而莊安乎村。而凡居民散在曲水之上者。皆以我東表為司命。乃吾窺東表之意。常若有歉然不自足者。我自通十府君珍為奚浦之別子。柳溪克篤前烈。以有此室宇。吾嘗舉我先君欲承其基緒。柳溪

徧其堂曰振德。曰賓善。楊長史翥記之曰。一門百口。庭無間言。東西七十里。無爭訟焉。左右百餘家。無凍餒焉。夫柳溪之德與善如是。斯有以大啟我先君。以蔭及於余其何敢忘諸。於是東表大為之堂。落其成而顏之曰柳蔭。逕距其堂之右。高殺修之二層。以為閣。東表讀書其中。以聽濤名之。閣瞰於江。白晝而望濤之形。則固邮然足以駭矣。而獨又取乎聽。吾又窺東表之意。固必有逌然其自得者。當其靜夜擁鐙歸神。曰毋。而忽而有感乎吾之耳。而忽而有合乎吾之心。深漱胸中。滌練五臟。記濤之氣。又聞於師者。似神而非。夫固有所合之。閣之下。累石栽花。各以其時。燊空英芳。媚容而勸酬。此皆先府君位置乎澤也。堂之左闢為書室。將以居吾子若孫。延師讀書。以代古者左右閭塾之制。其後則為寢堂溫室。良與之地。不為綺疏藻顏。一切鏤采韞歛。悉準朝典。如先世約法。綜敘莊之前後。其地多茂林修竹。清流映帶。凡曲水之曲。砂渾至是而清。石濘至是而淨。或砦而空。或甗而汲。或筧而接。或激而溝之。而菑以溉。或灑其餘而疏以濩。瓜以罝。或盈而沼之。而荷以葉。要莫不於曲水乎取之。莊之主人顧而笑曰。此皆先府君釣游憩息地也。夫人世發興何常。靜則為三月三日流觴之致。動則為八月望日諸侯之觀。吾目猶是水矣。因屬其八十翁老凡為之記。則吾又窺東表之意。撫景物。諧地勢。固已詳於吳川八景石田之圖。與宮保之詩備。惟

汲汲柳溪已來之流風餘韻及府君平生蹤跡魂魄猶樂思此嘗畫以俟我後之人不逮其世云爾陸燦遂以其意書為記

太湖汎月圖記

太湖汎月圖吾為吳子柳亭圖也吳氏父子家世詩書好古為洞庭山人其父亦昭君隱居不仕而柳亭年方壯侍詔國子先亦昭顧其所游憩之舫曰月山行柳亭思其親而有是圖也若曰山之行也云不離於湖將以月夜汎於湖焉縣其父所游憩之處云爾今見於圖者一小艇繫柳黃葉紅之岸蘆荻梢梢不見尾見舟子中為若席兩重燭藥研几掩映篷牕一僮子吹鑪火坐船頭把盃東面者不問知其人為柳亭也古貌道裝露頂散襟帶東面則紙上空地渺瀰泂洞沈浸諸山莫非湖也湖之上下邊傍莫非湖也則亦莫非月也柳亭東望望此記如是止矣余曩嘗從葉子閒周其人知其鄉隱君子亦昭而恨不一至洞庭訪亦昭而登月山行之畫舫今柳亭茲舫之製其即亦昭公之製之舫歟然似無可著月山行三字之額其無適削其底之闊者十之七縮其桅之修者十之五六而殺其人之恰受與行廚之具者十之三四歟故其詞不以行而以汎行也者坐地渡水之勢也飛鳥空直之路也汎則在于汎汎若水中之鳧柱甫信宿漁人還汎汎之汎也行則東南出三江口而西北則

寶界夫椒二汊之間。無所不之焉。汎則不離於湖。而不出於湖。如候潮焉。如待客焉。蓋望望乎其有所思也。憶者柳亭之思其親。而如望其歸者歟。太湖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上。凡山之聳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無不挾湖以為勝。故亦昭言山不兼湖。柳亭言湖不兼山。而湖山之行止。必不能無待於月。蓋山與湖千古嘗在。而月則不能無晦朔弦望之不齊。薄食暈珥飛雲變氣之怪異。山水常在。而月有時而無也。昔者行。今者止。昔者步步審後之思。此夕茫茫月下之悲也。余之記是圖也。事在圖外。而意在圖中者也。杜子美登兗州城樓之作。思其父閑官司馬於此。而公來趨庭日落句曰。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託懷古以思其父也。柳亭睹水上之茫茫。月照今而不復照古。把盃而問。其為孤嶂荒城之悲又何如。雖然。無柳亭之思其親則已耳。如柳亭之思其親。月又何夕而無也哉。此可以告天下之凡為人子者。其不徒為一夕之清游勝賞而已。故記。

宗之府君家傳

府君宗之。公諱上述。錢氏。常熟邑西北區之奚浦里人。奚浦與祿園相去二里。而遙在西北最荒憬。對崇江口。錢氏子孫乃與他姓不在此族焉。錢之祖。武肅王十二世千一公。轉通州而渡江。為海虞之祖。四世都官公生二子。長曰通九公。鏞居祿園里。

為祿園之祖。次曰通十公珍。居奚浦里。為奚浦之祖。公通十公後也。此祿園奚浦之分也。自通十公之子祥五公子。曰柳溪公寬。竹深公洪。兄弟知名。為景泰十才子之二。詳宮保列朝詩集小序中。竹深則宮保之六世祖。而柳溪則公之七世祖也。此又奚浦支竹深柳溪之分也。竹深之後。大行公憲副公宮保公世最貴。而柳溪之後則烏程令學。學弟庠。尤以儒素壹行遺其子孫。常居故墟。事先疇人。謂竹深柳溪之食報功名各有厚薄。其於人事。則稱先世之意也均。故號曰奚浦錢。自通十之作奚浦凡七世。至公之父景山公。景山之世。而遭大災。陶復陶穴。風餐露息。鮮有留宗。而公適生。蓋公之繼母許出也。公任戴冠。見其家以射策甲科起。攻苦文字。因畫役舉業。會有景山公之喪。門戶倚伏。賦役磨軋。幾不得近筆硯。公歎曰。天運則然。夫吾才固有所用之矣。援公以早歲廢儒。廢儒業也。而不廢儒行。其才亦有他儒所不逮者。故燦細致公行狀。以符於冀所見聞。而書其大者。叙孝敬友。數睦婣任卹。載在周禮司徒鄭注曰。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親於九族為睦。親於外親為婣。信於友為任。振憂貧為卹。此六者。公則備之矣。書公之孝。即公自遭景山公以至許孺人之世。送往事居。治喪治葬。四方欄檻。抑又善體父母之心以為心。蓋公前母楊孺人出伯氏萃奚公也。而同母出為于趣公。先是景山公新柳溪公之舊第為一宅。公首以讓

伯氏。景山公則已遺別搆一宅。公與子超公並居也。公即又讓子超。許孺人晚而事佛。公無不先意以承。飯僧鄧尉。孺人慨然於山徑之崎嶇。計甃石必三百金而可。公曰惟母命。其諸施舍皆如之書。公之友。則不惟以宅讓其兄與弟而已。季與子超二公前後以訟董其資。公捍之如頭目然。豐官私之逋。所償皆如之。凡弟且耽且孺者六十年。無一言齟及。已而撫厥諸孤皆如之書。公之睦。燦有從叔宜甫公。久下第而家日落。且逋官也。公以廿金出諸囚。燦有從叔靖甫端甫相繼殞。併不克葬。父母也公卜地助之。一日瘞其六棺。其諸疏族景伯初陽。生則衣食。死則殯瘞皆如之書。公之婣。如辛卯之春。吳黃孺人之父若母。業者千人。貲無所嘗省。其諸瞻急內外家之族皆如之書。公之任。重然諾。謹交際。鄉城之友。或訪公於其家。或以文墨游於諸子者。至必流連款洽。名酒慰藉。別必贐貽。稠疊緩急。稱情。冬窮歲除。已貸者趾相錯。不以無爲解。不以數爲嫌。至有故人病不能出者。必緘金爲衣褐貲。以余所見。殷某龐某瞿某皆如之書。公之恤。吳浦故南沙縣地。臨塘自江。驚濤怒秋。則有潮。順治八年是也。坍脈厥塋。則有旱。順治十八年是也。流人望食。以公家爲歸。傾囷設粥以爲常。其諸死者枕藉撈擸無算。其輕財好施事皆如之。或曰。子之件繫公行事悉也。然惟公之才。有以致之。昔先王之制禮也。本出於人情之所同然。人人而孝友睦婣任恤

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夫惟範其才于禮耳。禮之盛衰。世之升降也。當公之世猶有急公之旌焉。猶有賓筵之請焉。歿公之身。無訟牘連染。無蜚語媒蝎。花時月夕擊牲開筵。有承平王孫故態。或曰。公儒也。近于俠。然鄒魯開郴郴質行君子正如是。公為人體裁持重。眉宇軒豁。其與人樸易而鮮謨。其教子如其人。子皆賢和柔教。有聞於太學。子亮邑諸生。前卒。別見孝孫傳。

陸燦論曰。公壽六十時。余有序引陸游為會稽五雲陳氏老傳。而自歎先世本魯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二百年竟無人得歸故業。竹深之後。科第蟬聯。鼎食徙而城居。而梆溪之後有公。獨世其業於谷浦里。故谷浦之錢。得比五雲。而為務觀所歎羨無疑。雖然。如公者。平生急病讓夷。助縣官活生人。其於 國家本末之間何如也。今太平盛際。方以周禮之治治天下。其所謂尸祝社稷者。必自公始。將表其閭。就其家。而訪遺書焉。乃若蘊義生風。謂八廚以財救人。而俎豆公於度尚張邈諸人間。則公猶不屑矣。

言貞女傳

貞女言氏。蘇州府常熟文學里人。飲賓愚之孫。茂才福之子。子游夫子之七十世孫七歲諾為同縣張鑛之妻。鑛蚤孤。游學在遠。不知其所終。貞女諾張。又六十一年。守

節於父兄之家。卒。貞女未諾張。已喪其母鞠氏。而茂才義不再娶。茂才三子。一女子嫁錢氏。踰年夫卒。守寡節以老。一男子郡學生恂如。又一女子。則貞女也。因其叔母蘇氏以活。而朝夕起居。在飲膳茂才所代郡學君。郡學君得恣於讀。厥祖父慶女紅之隙。跪受教孝經小學四子列女傳。瀾翻倒背。與郡學君參語。貫串其義。而尤長於禮。郡學君既娶。雞鳴盥櫛。奉其嫂以朝於祖父。厥祖父慶。當是時。貞女雖一遺母喪然為女於祖父之手。其正也貞也者正也。比及笄。而錯不歸。雖然謠曰死矣。夫游無方。不可知矣。又踰時不歸。張之宗黨請嫁貞女。茂才意未定。貞女欲在拜堂下曰。大人前願未以兒身諾張氏歟。兒聞之禮十五許嫁而笄。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鄭注云。纓以明有所繫也。然則兒之踰於笄而纓之期也久矣。吾祖之俤自見。曾子不嘗指以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乎。兒禮宗之女也。夫女子未聞以身許人之道。然未聞有違其父以身許人之道。則益未聞有順其父以身再許人之道。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孔子謂歸葬於女氏之黨。示不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而仍繫於父母兄弟之家。夫已嫁矣。以未逮三月廟見之期而死。猶得繫於女氏之黨。則如兒之未嫁而笄而纓者。不可知乎。而張氏隨啾始來。貞女詈曰。張之死矣。夫游無方不可知。吾甯忍急於鬼其夫乎。即鬼其夫不得繫此身於張。獨不得繫此身於言氏之黨乎。

不亦亡於禮者之禮乎。截髮泣三日。而茂才之意始許。而張氏之望始絕。其姊之寡居於錢者。聞之歎曰。善哉。吾妹之不忍絕縷於張也。而妾甯不忍磨笄而死於錢乎。於是姊妹相許為師友。貞女於是謂其家之人曰。女子之嫁人者。移其父母之孝。孝其舅姑。吾之不獲歸於張。且張之舅姑無復在者。自今以往之年。則當移其舅姑之孝。孝於父母。而痛吾母之又不在也。凡內則所載所以適父母舅姑之所者云何。其在父母舅姑之所者云何。其父母舅姑席鄉社趾衣衾簟席枕几杖屨敦牟巵匜之屬。一器一事。進退惟祇飭者云何。貞女一一致之於其祖父。皆代郡學於學。而祖父命人代之。貞女弗欲。而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一一以其身為禮經。貞女蓋曰。吾祖父之笄吾而著纓也。明有所繫。而不得繫也。則不得不退而自繫於女之實。女之實所當畢盡於祖父者。如是而已。貞女既代兄而奉其嫂。以朝於祖父。於是又謂其家之人曰。女子之不得嫁於人者。移其舅姑之孝。孝於其父母。而痛吾母之不在也。又傷吾姊之盡節於錢。不得歸也。自今以往之年。則當惟其父母之孝。孝於吾之元兄與巨嫂。事郡學君如父。事嫂金氏如母。郡學君方與諸名士施禮編詩。掉鞅文學。家計不一訾省。貞女奉其嫂朝於祖父。退而無攸遂。貞。如孟子之母所云婦人之禮者。皆代其嫂。機杼軋軋。刀尺琅然。不倦益勤。里之婦熏而為夜作。居無何。有兄之

喪。傫然諸子女。掃地亦骨立。泣而慰其嫂無憂。諸子女婚嫁。倚辦於姑之十指。出其所與郡學君貫串經義課諸子讀。諸子秉而為善人。為良士。今之請傳其姑者康。與游於吾門者時昌。習其遺教也。貞女蓋曰。吾祖父之許吾而著纓也。吾兄知之。明有所繫而不得繫也。則不得不多所繫於女之寶。女之實所當兼盡於兄嫂子姪者如是而已。紫貞女之專盡於祖父。與兼盡於兄嫂。凡繫於祖父兄嫂之手。而自盡其女之寶。六十八歲而卒。其貞也如此。凡貞女前後所際。夫亡母喪。已又喪其祖父兄。送往事居。悽愴板蕩。變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貞也者。正也。非徒以女子之十年不字。故貞之也云爾。順治十八年。張御史某按吳。給粟帛。獎其門。擬上於　朝。不果。康熙二十二年。重修邑志。前高侯士鸃。謀推陸燦領其事。書貞女未能詳也。至是康來請為其傳。遂敘次其事。以告於閭史。俾天下後世知子游之學之澤。不替於其家。即女子有如此者。而亦豈非吾邑乘之光。如后妃之德冠二南者哉。

贊曰。凡貞女之為極難。備於易卦為坤。坤初六履霜堅冰。已兆所天傾而虞淵墜也。自時厥後。錯綜用六。或直方大。或含章。或括囊黃裳。故得出殁於龍戰元黃之血有相之道。謹謹奉其衣裼弄瓦無非無儀之身。全受全歸。於乎媺矣。昔聖人之於坤也。卒又繫之辭曰。用六利永貞。蓋戒其變也。變而不失其貞者。謂能立乎六之外而用六

則雖其遭時處會。不合元亨。而自坤之乾。利貞全矣。如貞女者。手維綱常。則如武城之絃。踐更事變。則如裼襲之裘。豈徒閒禮而已。蓋進乎道者。夫子而在。其姜絕叔姬豈足錄哉

明故秀才吳去見墓誌銘

在昔崇禎年。余與吳去見定交。以氣誼闓東南。既而讀書曹莊之里。晨夕靡間。酒後戲言曰。百年之內。我兩人誰最後死者。墓中一片石。勿落他人手。嗚呼。去見前死。死而葬。葬後廿餘年。余乃得稍知古文字法。追理墜言。謹援筆而補誌君之墓。君諱杰字去見。江陰名家子。世居曹莊。以甯臨先生為父。以繆宮詹文貞為外祖。甯臨少有雋才。補博士弟子。文貞未第時。見而器之。以第四女女焉。甯臨從文貞遊。好讀書。取友不好治生。夫人亦謹伺文貞意。相其夫子。不屑屑問田舍。以故家中落。連舉五丈夫子。孔媼之履帨相藉也。夫人嘗以鍼指佐百需。又數年。而五丈夫子俱就外傅。去見其長君也。十二歲學為文。呈文貞。文貞顧甯臨而喜曰。是兒成我宅相者。且非獨與子業也。吾觀其文章夙慧。而有老氣。當以古文雁行歐蘇。子隆就穠子第記吾言勿忘。比文貞遭奄禍。考死詔獄。去見才束髮。侍其母夫人日夜啼哭。已而歎曰。楊子幼讀其外祖司馬遷太史公記。因作為春秋。以材能稱。今賀園不有遺書在乎。賀園

者文貞讀書處也告其母夫人請退自閉一室雒誦苦吟蓋寒夜篝鐙布帷中暑至納足於瓮以避蚊蚋其精勤如此業已告成兩試院童子科江陰常熟俱高等而常熟報先至遂為常熟諸生當是時吾郡二張先生倡明古學八股引用五經說無旁剿楊子常顧麟士兩先生篤信傳注講貫語氣頭訖去見才高學博參伍畢東虞山而出之所著時藝膾炙吳中詩義尤專門名家麟士定為近體第一去見之為諸生年十七耳甯臨家益落甚去見傷其父之窮旦暮思欲以科目自奮若不能轉漏待者以故癸酉一試不當遂乃坎壈失職幾以謂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余與讀窮當益堅大才當晚成二語稍為援据罕譬冀其有以自厲去見遂訂甲戌讀書之約相與督課如嚴師甯臨瀰聽余兩人讀甚歡與衣酒家以需夜酌然去見傷其父之窮日益甚仰天欷歔憂生憫世意鬱鬱不自得顧時扁舟載書史任來吳越間與其名家甚豪傑交遊而余亦應趙月潭太史之聘乙亥從梁溪任還便道必先過其家飲酒論文信宿極歡然後去丙子余舉經明入都廷對五月還金陵就試京兆場前亟問訊去見從友人所致尺蹏中得詩二首有垂老身名猶繫戀未成毛羽尚盤桓家貧況值親垂老舌敝應知氣亦寒等句余固已悲其流落不耦而駭其不用吾言自寬侘傺憂鬱壽命不得長也余歸而去見果病體中小極顧猶執手牀前慰勞無恙外

以麟士不得終場為恨。已而泣曰。世卒莫我知。吾終無所措指。鄭重屬望予而別歟。日訃至。年二十有三。嗚呼。去見以圖史為精神。以朋友為性命。以性理經濟之學為根本。所著詩騷序記雜文數卷。俱條理可觀。若天假歲月。吾見其進。未見而止。而惜乎中道夭。竟不驗文貞之言。嗚呼。可哀也。有金元亮亮臣者。與余同日補常州府諸生。介以友去見。當是時。舉文字大雲社於香山。此三人為莫逆交。亮臣居徐市。去余家河陽五里而近。曹莊則七里而遥。一二日急足走問訊。已儲昔酒待。徐市河陽常常來宿留而去。居無何。去見死不數年。亮臣又死。余以吾妻徐氏女女去見之子。亮臣無子。抱伯氏女。則以余第七弟耀為之壻。皆兩君身後事。追而泝之。墓草久宿。其骨已朽。惟吾輩尚在。庶幾恃以不死兩君。而余文傳不傳。又未可知。追銘去見。亮臣得附著。亦王荊公表征處士之例。而余尤不勝其哀焉。去見生於萬歷四十二年甲寅七月。卒於崇禎九年丙子九月。其冬權厝於戚塘祖塋之次。娶夫人秦氏。守節二十年亦卒。一子熾。即余所妻以徐氏女者。撫於祖。幼孤貧。獨力田以養其親。真孝有父風。孫某某熾出。銘曰。

戚塘之麓香山里。君讀書時花始蕊。其東數武蔚佳城。瘞君於此秋葉委。為君詩文送律庫。轉輪藏中人天護。銘辭但書歲甲子。鶴者今戚龍者耶。

李善感諫封禪論

陳廷敬

唐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史稱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嘗讀歐陽文忠公書。有云事柔闇之君。言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蓋謂勢之所在。雖人主有時而獨輕。而進言者必貴攻其所難。而後可以反其極重之勢。此諫者之則也。高宗之世。勢不在人主大臣。而在中宮。方是時言人主大臣則易。言後宮則難。言其難。幸而見從。則宗社之福。不幸不見用。如褚韓輩。然後可以與於輕重之數。而不媿乎忠諫之名。言其易。雖舉天下之事。櫛比而毛剔之。猶無益也。何也。非其勢之所急也。而況其一枚一節之硜硜者哉。善感之言既美矣。而愚猶以為未盡也。當高宗惑溺武后。武后竊弄國柄。前有言者上官儀。後有言者郝處俊。若儀處俊者。可謂言其所難者矣。此兩人所言。皆在褚韓死後。而史謂二十年無敢有逆意直諫者何與。記曰。君子表微。況儀處俊所建白。尤皎皎在人觀記者乎。而善感顧獨蒙美名。世之畢智竭忠盡力於所事。而名不彰顯於世者。豈真有幸有不幸耶。

贈靜明子序

余行天下。見磊落瓌奇之士。其人皆超然高舉。不能與世近。顧余獨慕好其人。其人

亦偷然翩然引而余近也。比居里中。與時俗相偃仰。有客過子而笑問之。向者夫子接塵而游。不肯耽偷懦習輭孰。見蠅營蟻羶者。思掉頭脫去。故所求與游。大半皆椎奇高舉之士。今則為纖人碩夫之行。雉媒之翳。以求寵友。宜歷落俊邁非常之人。去夫子而不顧也。余嗒然無以應。父之訪舊游於里中。靜明子居環堵之室。鍵戶觀物。蓋與世絕不通者。壯而且老矣。今年已八十。道日以高。守日以固。盆落落不與世通。余欲越阡度陌。契闊相存。追憶向者班荊畫灰之語。為雞豚田社之游。而邈然不可遂得。回念客之言是也。甚矣哉。余之傎也。夫居無何。靜明之子從余游。致其父之言曰。老人非好為固也。辱夫子之知。今老矣。不可以俯仰於時。以辱夫子。夫子有意於老人。其贈之以言乎。雖然。余何以贈之。嘗記靜明子少時英姿葛儻。經奇男子也。影塵鈎瑣。身事戲迫。斂其輪囷陸離之才。潛探載籍。儒墨道德陰陽名法六家之書。抉摘鈎稽。得於心而適於用也。若數甲乙而傾度篋也。而尤精於律歷之學。立術數。揆儀度。覼璇璣之運。審三光之行。推前校往。協律正紀。授民時而成歲功。與新法悉合。而考晰麻元。綜校分度。其說尤為精密。蓋其籠挫七曜。探索三垣。重黎羲和者流。而甘石二家所取衷也。豈猶夫兔園村夫子咿唔一卷書。以自號為儒哉。靜明子自閉關以來。掃除所習故學。而獨好黃老之書。箋注道德經。其大指如太史公所云六家

之辭曰。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故判務先定其神。而獨以道家為宗。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能閑止。老子曰。知止不殆。經言能慮能得。而本之定靜。靜明于其有道丈人也與哉。夫道則吾不知。余知靜明于深於律厤者也。厤家測圭景。察經宿。睎視弦望晦朔光魄虧盈。以定其符驗。皆可得而見者。孟子以為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也。夫何以斗二十一度去極至遠矣。日在焉而冬至。而羣物於是乎生焉。此其可見而不可見者。存夫黃鍾萬事之根。而律首焉。冬至萬物之初。而厤始焉。此其不可見而天下之可見者。莫大乎是。推之至於先月建子。時平夜半。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靜明于於天地人之道。必有以窺其微矣。他日余將毀闌撤垣。造滕而問焉。毋徒使客謂余不能得天下奇士。漠然相視而笑也。

張子潛詩序

余年弱冠在翰林。是時故司寇東谷白公在位。以耆儒長德。奬接後進。研鑽文學。余摳衣拱手侍公。相見促數。公每稱吾邦邑之賢以相淬礪。余蓋始知陽城有詩人張子潛其人云。公嘗語余。子潛初困陋。鬻豆腐于市中。與書賈精筆札。從鄰人借得書。流觀掩卷。不更尋誦。若夙生所記。手書心溫。精魂奔會。當其得意。茅店孤燈。蟻輪馬磨。蹢躅行吟。聱牙牖堵墻。歌聲出金石。市兒俗子。莫不烘笑。已而又言老人受其門前芝

草鹿纍田之句。故別字之曰纍田。後五年。余休沐而歸。求觀其詩。如登海估之舶。如入五都之市。珠璣犀貝。無有不具。姑以其所為業。推類而喻之。如玉禾之露。而瀋旨圜潔也。如闌有珍饌。齊和華精。而氣馨色腴。崑山之脯。元圃之菹。譲其濡潤豐美也。追求其人。而迢乎邈乎不可即也。後二十年餘。余倦游而歸。子潛擕登貢贄。見余于樊川之上。而詩愈益工。蓋不以余之離流世故。思離風塵。而猶謂其可比于知言之數也。乃子潛歸而經浹旬月。紬其新詩盈卷。自名曰喜見吟者。過以眎余。余受簡疾讀分陰移晷。膝席絜語。歎其法備味永。芳外惠中。有加曩昔。至所云喜見者。非他人則余也。夫余也何足以當之。往者曹郎鄭君見黃公梨洲而悅之。名其集曰寒村見黃稾。自序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黃豫洲。盡棄其學而學焉。寒村子見梨洲。亦年三十有一。遂以見黃自名其集。黃公遺老宿儒。倡道于浙東。寒村子之以名其文也。非直以其文之謂也。余白首廢學。而子潛亦華顛窮老。方負其雋辭麗句以見余為喜。誠出而交游天下之士。如黃公其人者。見其所未見。其所為喜。當益有進焉。雖然。余嘉其志。不以為媿。而樂道之。為喜見吟序。

老姥掌游記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

高天下。此三山高壯地上。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嶕嶢而為峯。窈窕而為壑。崎嶇而為嵋。崚嶒而為萃。嶻嶭而為巘。嶄巀而為巒。嶺嶝而為岫。嶁崳而為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城。巖壁重複。峭疎如樓堞。嵯峨如墉隍。如玦如環。纏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斂而島嶼出。如江潮平而洲渚生。村居靜深闗扃與閩。蓋陝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溪東涯。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秋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為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老君掌者。向所謂峰焉而嶕嶢。壑焉而窈窕。嵋焉而崎嶇焉而崚嶒。巘焉而巀嶭。巒焉而岪嵂。嶇焉而岭巆。巖焉而寥廓。數十里之內。聯巒亘疊。俯可捧擷。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湫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壑巖巒之美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河山之勝。他日雖得盡游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與。

郭先生逸事記

郭先生文雄。字鳴上。文水人。居太原。為諸生。以高選貢於國學。奇才多逸氣。不事家人生業。恥與俗伍。喜交遊四方賢儁名流。時以其意寄之於酒。東鄰有王生好高論

嗜酒。俗人見輒避去。郭先生獨喜與之游。王生擁貲數千金。種秫歲釀酒數百石。而人閉門高飲。醉醒則吟誦書詩以自娛樂。與世人絕不復通。順治中。余年十七。省試於太原。是歲試人多至滿秫屋。別編葦蓬以居。余適居蓬中。與郭先生交膝坐。心異其人。既撤。明日郭先生携王生載酒過余。又三年。余再試於鄉。至則獨見王生主其家。郭先生為選人於京師。蓋至是王生貲且盡。初郭先生意多所忤。蕭然寄食於王生。王生傾囊倒廩以奉郭先生歡。郭先生安之。余嘗見世人居室。雖親兄弟。以幾微有無見於顏色。或操戈構釁。甚塗人者。不可計數。今兩人友耳。王生盡貲無吝。郭先生受而安之。是皆有不可及者。余由是益異之。其後郭先生為令於崑山。王生適過之。郭先生為令清。念王生義不得忘。以千金為王生母壽。王生揮其金不顧。曰。君為廉吏。而以千金贈我。是況我也。義當與君絕。王生拂衣去。遊太行山谷間。時時過余家。郭先生為吏自若。無何。死於官。無妻子。崑山人憐之。葬之縣中山原之上。送葬者數萬人。號呼闐咽街衢。至葬所不絕。起冢立祠其傍。吏民歌思之。至今不衰。王生後為小吏於南方。過余言曰。吾不能折腰牛馬間。竟棄去不顧。郭先生生而無室家。獨以其生平所自得弛於吏民。朱仲卿所謂桐鄉民愛我。詎不信與。郭先生無妻子。即使遊歿。視朱公言。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意尤堪悲矣。既生才矣。而困苦折

辱之。使之無以為家。而託命於友生。非王生之高義。郭先生將逆僵塞以死。不得至於為吏。既為吏矣。且死無以為葬。而崑山人葬而祠祭之。久而歌思之。若是則造物者之果無意於斯人耶。抑亦郭先生之懷才積義。有以自致之而然耶。王生有子。余覘其皆能有所成立。王生雖貧以老。而不蘄其後。天之果非無意於斯人也。故世之人有如郭先生之所遇者。覘其為吏。可以彊為善也已。吏部侍郎徐公果亭。崑山人也。語及郭先生。使余記其軼事。以王生之賢。故牽連書之。王生清源人。名鼎若。郭先生之善政遺愛在崑山者。崑山人述之。今不備書也。

記女奴景事

女奴景。贅夫崇乙。皆從主于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崇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謂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崇氏人。豈以吾事累主耶。諸崇愈匈匈。僕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過虎。當路。景趨過虎傍。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開門。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崇數而笞之。後令行縣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笞之。愈恚。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

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要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於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為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誼所熏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為士君子者。

旭白韓君傳

韓氏其先魏王琦。家在相州。宋亂。相州數被兵。國子祭酒曰永賚始遷洪洞。當其時。洪洞之韓。累數世不仕。然皆屈首受詩書。尤精黃岐之學。能以業其家。所活人大多。功蓋與古之良相者侔。洪洞之人曰。是韓王裔孫也。前明成化中。以進士起家。累官戶部尚書曰文。有直聲。最後抗章杲劉瑾罪。武宗驚泣為不食。瑾矯旨奪尚書官。下詔獄。瑾誅。復尚書。嘉靖初。數薦不起。進太子太保。賜誥褒美。卒贈太傅。諡忠定。忠定

公子士聰。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以瑾故奪官。于是韓氏始大顯名于時矣。君諱光曉。字旭白。高唐公五世孫。祖汝松。家齋用素饒。不省計。喜施。至靡財罄貲。洪洞人謂韓氏世有其德。父承寵。濟南同知。款樸謹愿。能繼父志。不屑以財自雄。然時以其留餘稍稍用贍族。才足給食指。遂移其家津門。在濟南既不樂仕宦。解其官歸。曰吾韓氏世有德于洪洞。吾其可遠先人之廬墓。且洪洞人愛我。吾必歸。歸次曲陽。無疾而卒。君時獨從。哀號路側。過者酸鼻。既歸葬。會京東兵。君母亢留張灣。及於難。君卒遭變。執喪行古制。雖士大夫習禮者。莫能過焉。濟南公二子。君其季。與伯氏異母。君母亢安人。初亢氏善富高貲。亢之來歸也。豐其奩。金累數萬。濟南公曰。季亢之自出也。金必歸季。後君皆以金歸伯氏。里中賢豪。怨伯氏。訟伯氏欺其孤。君曰。我固以讓吾兄。由是訟者大屈。君事兄如嚴父。待兄之子如己子。人高其行。化漸于鄉焉。君嘗為博士弟子員。嶄嶄立名譽。妒媢者妎其能。將遺書督學使者。使黜君。然其人陽與君交驩。僞奴數數來。奴誤謂遺君者。遂以書抵君。君視書嘿然。語奴非遺我也。奴持書去。後君竟用是黜。君終不語家人以故。妒者後覺之。大漸恚。曰吾傷長者。無面目自活。其意度行事多此類。封文林郎。娶亢氏。封孺人。子象起。主事。象起初為福山令。有異政。

陳子曰。今人為其父母傳者。直以為誌表之餘事耳。豈真能知文字之可貴哉。夫人不皆有奇德卓行。故傳者尤往往難之。象起之求傳其親獨異焉。曰誌以納諸幽。表以揭其外。然而不皆可行世致遠也。於傳乎是重。敢以煩公。余見今戶部尚書福山王公。嘗數稱福山之政有異。王韓婚也。故語韓事有足徵。及退而考其家世。奇德卓行。果皆可傳也。是以敘著于篇。嗚呼。韓君之賢。知文字之可貴如此。而大司農謂韓君曰。今之名能文而可為于先人傳者。陳子也。夫王公擇人而使為文。則福山之為政。其得于鄉邑賢大夫也。有由然矣。

廖氏傳

嘗覩建文廟遺事。未嘗不掩卷欷歔。至成祖殺方孝孺。連引九族。則又不禁瞋目豎髮。恚恨其所為。今三百年。一時忠臣烈士。事多湮滅無傳。余在史局。搜羅散失。尚幸得之。則喜以悲。而況得見其子孫苗裔耶。廖永忠。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有功太祖時封德慶侯。子權嗣。封孫銘鏞。受學孝孺。孝孺被禍。禁勿得收其屍。銘鏞兄弟獨往慟哭收葬之。成祖怒。戍之金山。余既載其事。後見廖生鳳徵文。奇其人。請與居二年矣。不知其巢縣子孫也。生之言曰。金山距松江百里。瀕海。子孫世襲指揮千戶。明之末年。鳳徵之祖某。知天下將亂。金山軍民並處。且有變。移家之松江。　清兵南伐。衛

堅守不下。犄角與城堞等。兵乃躍上城。俘相某於城樓上手格數人。與其長子某皆
自刎死。次子某亟歸。遣散其家人。自焚。親屬二十餘口。還刎。父屍傍以死。厲徵之祖
以郡居弗及於難。攜屋甲浦之南。教子孫以農賈為業。　國初徵領旗軍子弟為運
漕千總。戒勿任。今雲間屠無二姓。皆某縣裔也。今吾乃知生烈士之子孫。而蘇歎慕
其先有當稱述者。或以節死。或以見幾去。其致命遂志者為忠義。良潔身遠害以教
其子孫。可謂賢人君子矣。吾獨惜其名字皆失。而不可求也。故為記其略如此。

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年其學者為狀。以其孤書幣
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予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苕
文。又字鈍庵。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
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
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來先會。顧予亦
以詩受知龔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
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歸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
前行而排後勁。躐鋒踣堅。騰踔萬夫之上。予既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雅

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為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為異人也。龔公旣殁。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為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峰不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峰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召見　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為詩來。旣進見。退。留臣問士正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　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為疏。同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七年也。明年　詔試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旣以道德文章為己任。由是有側目之者。遂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稾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遍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埽絕今文陋蹟。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雜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

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東司郎中。以例陞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選榷江甯西新倉。還而歸卧堯峰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娛。而四方賢士大夫。始知文之可貴。求為金石鏤刻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為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為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 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為三春所殺。宜下御史覆訊。為復讐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為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陞而為兵馬指揮也。不變易剛直。閣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閣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閣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閣學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卧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岸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衆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關壯繆廟道士弟子。為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鞫一瞽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逮徒黨與瞽索之。遂正厥辜。道路死暴尸者。親為收瘞。笞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凌人者。

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炷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街巷。當道大官呼騶至者。梗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官於此。往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心。至去時請留遺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部設左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宏祚以郎拜侍郎。嘗秩正卿。故嘗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勾校遞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以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撰為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為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為官收官兌法。而旗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以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關及東河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干。一皆洗手。涖事有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為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眾人往往不悅其所為。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閒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自史職

歸也。曰尤手一編書。窮年矻矻。若為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方賢士從遊請業者日益眾。為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無觖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

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 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業遷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禧。萬歷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鵾。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衢。天啟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自立。為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衡。殤。次是穰。監生。次穀詒。廩膳生。次景蘇。殤。女四人。皆嫁士人。其學者顧君希喆實為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變卑顯且頗。仕以行。樂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儒。惟汪夫子。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覽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渫迴狂瀾。霧雲披。抉光晶穿。末流俗學相賁緣取

青娥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愈篤迴如一手障百川生徒婉孌相後先宗族集冀風氣還天長地極元會殘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寬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鐫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留薦于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與雖折且怨庸何傷于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余待罪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為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　明詔欲以次對六卿有言他守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為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為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于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纘君行實問銘于余按君以理學聞于世其于學術是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爲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為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實之張子所為狀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並仕為蘇之嘉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僞學格于

上下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憚之境

內肅然甯輯。任時令鐀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居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囂擾里閈者。皆絕迹屏息。桀黠民無敢復鬬訟。不逾年而化理清平。戶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恐。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為之游說。君遇故人。氣厲語和。談讌極歡。察其言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語。會甲僕奪鄰新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且趣駕自往。甲皇遽出僕。寘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為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扶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儓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盍易業自謀生乎。衆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遣之。鄉里爭者。則以其鄉耆遣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掛比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而倍輸于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

者詢之以新漕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朴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額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爲奸利君爲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爲令之明年冀與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戀一官顧無益于餉民而有害于急公于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稚填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煙焰徹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顧一識令君曰自我爲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今君者也而爲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徵止于市肆于是上官劾君謂清絕一塵材非肆應部議降調嘉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爲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語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絕甲弟訐于君君視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補得眞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直指爲盜坐諱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聞之空邑詣督撫爲辨莫之省民既知不可留則架析結綵戶設香案人持瓣香號泣以送或負粟豆及他物來餽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即嘗所懲艾者或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旃檀之氣溢于道路

經月不散君自蒞嘉定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鄭重而敘述之誠有感於凡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斷為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為詩盛稱之及魏公為都御史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為首得還職為真定靈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澆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于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縉紳變陋俗以端風尚反覆曉譬化鬭狠輕生之習其為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奸宄盜賊之源也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連推諉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慤者親為講解孝弟睦婣之訓使之教于鄉規條備具巡撫于公成龍下其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于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緩征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曰番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也且四方竄議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以舒先之畿輔推及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建敬之所為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

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致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雜。特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舉莫重于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即或在清濁之間。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居人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干天和。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已 敕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時陝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即多一害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 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典。蕩然掃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

捐不得謂無容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行休致爲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下捐納得官賂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况休致在家儼然縉紳爲榮多矣即云設立限期民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肖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遏快之律擬革職奉天安插 聖恩寬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以試闈歸君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祓戒

上每還其言以爲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

聖明洞鑒其誠悃而嫉之者衆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因簡賢臣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嗚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發奮興第思有所樹立以答

主知而裨國事其于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厲也哉君既屏居淝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已任而天不慭遺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啟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禎五年十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娶朱氏

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二人夫學以致用余件槩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
將使後之學者任民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充養完粹粟然氣清溫然色和居
常必肅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安詳而不滯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接
之不見其情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為先而發之于言書之
于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
書其得于心身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其源流本末矣君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有
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宣公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宣公以來世以
文獻為吳越閒族望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
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京奏對仁宗稱旨屬疾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以
活饑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珪世衆活人尤多景泰中賜爵廸功郎廸功之孫溥任
豐城尉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仰天跪而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與江魚之腹漏
旋止及旦視其罅有三魚衆水行塞之人咸以為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溯口顏曰三
魚君著書仍三魚堂之名者志世德也溯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傳而至
君大父諱濃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于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君既仕
封其父文林郎妣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經史上口

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爲必可師法。不爲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蘄然自立。年二十七。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于鄉。又四年而成進士。其令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爲言官一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所謂康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設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任路徂脩。苟正其趨。而亡險陂。若適康莊。我馬不縶。周行載馳。循途乃至。偉哉英賢。軒後輊前。跂予望之。如山不騫。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銘君藏。敢爲我私。曾吐厲口。忍纖厥詞。

故永從令張君行谷墓誌銘

故永從令張君諱于廷。字賜卿。其家在太行山谷間之郭峪。故一字行谷。太行西來幾萬里。至陽城迤南百里。嶄然而盡。如化城蜃樓。列嶂北向。郭峪在其北。謂之鎮郭峪。方三四里。谷倚山巖。麓爲廬落相保聚。或間百步。或數十步。林木交枝。炊烟相接。自前明至今。官侍郎、巡撫、翰林、臺省、監司、守令者。嘗相續不絕於時。蓋近二百年。所矣。顧郭氏今無聞。而張氏其先獨歸然以科目顯。曰好辭。嘉靖某科進士。戶部主事。曰好古。嘉靖癸未科進士。四川按察司僉事。推折權貴。直聲著聞。曰以漸。萬曆癸丑科舉人。景州知州。僉事公。君之高祖也。考西園公。諱多學。邑庠生。耆年長德。立行教

于鄉黨宗族。君順治辛卯科舉人。己亥科進士。性直亮刻厲學問。長于十歲。予兄事之。平居侃侃自矜重。予竊謂君之才如此。又名家子。當有所樹立。筮仕為貴州黎平府永從縣知縣。南荒深昧之區。日以益闢。此天地之運使然。亦必賴世有賢人君子。能變其舊俗。與之維新。雖蠻獠窮鄉。使異類為君子。故君之所以施於永從及永從之人所以報君者。不過區區百里之間。而其效可垂之百世。風勵天下。不可沒也。黎平以永樂十一年始置府。永從以正統七年始置縣。縣逼湖廣四川雲南之介。山谷嶮峻。雜苗分族而處。俗凶獷不知禮義。飲食言語。與中土不相通。耕沙礫溪澗以自食。斬竹布為租。唐宋以前。羈縻而已。君至則身歷山峒。闢親為誦說。朝廷設官化民之至意。於是始以中土之法治之。延師儒。立黌塾。未幾而絃誦之聲響應溪峒矣。常平倉制未設也。歲饑則苗民皆竄去。賦既不繼而縣隸役皆遠僱他郡邑及滇蜀人。君設倉廒。講積貯。逾年得數千石。仿義倉之法。時其斂散。於是雖凶歲苗民恃以不饑。苗俗昧婚禮。世傳鬼竿跳月之陋。君憫焉。置官媒聘幣有額。民便樂之。月吉讀法。諄復感人。爭者願息。久則讎殺鬪狠之氣以銷。民俗浸變。而縣以大治。署雍安豪。如治永從。去雍安。民攀號不忍舍去。嗚呼。若此者。可以觀民情矣。彼貪饕殘忍者。擬百里之地。日取其人而刀俎之。雖其境在中土。禮義素所漸摩。風俗素稱朴厚。而使

國學扶輪社印

其人怨讟並興嗷呼狂走而冒不之悔謂民實負我不可化誨夫民果負我哉又誰則不可化誨者也抑治其民不張君若耳使君得一郡若一州或不在蠻獠邊徼之地其所樹立當又何如哉君之治行見於爲令者僅若此爲可惜已滇中之亂勝大府遇害永從孤城不可守君攜縣印跳行匿山峒間旬日不得食苗民跡君所在銅鼓巖進稗麥食君求得君家人悉以送君所夫當顛沛流離之際而苗民之不忘其恩如此彼中土之民平居無事而嗷呼狂走豈其禮義之漸摩風俗之朴厚其性習反有異於蠻獠邊徼之人乎是尤可爲太息者也未幾叛者平君竟無害攜印詣軍門陳情父年老願歸事比歸家人無一失者當是時西園公已老而尚健人曰天之所以報君父子也君初爲諸生我先公以元日訪西園公聞君讀書聲歸謂廷敬曰張氏子元日猶讀書耶予聞而自儆焉西園公教君嚴至不令苟一步趨安一語言西園公生君一子君生亦一子曰之麒庚午科舉人君歿之麒走二千里丐銘於余余不得辭且曰予世家自予祖父及予皆好學問力行仁義其後必昌乎是皆可銘也君生於前明崇正元年十月二十日終於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九君母於孺人君娶王孺人生之麒女五人一適江西建昌府知府王君嘉植一適甲戌科進士內閣中書田君沆餘皆嫁爲士人妻孺人生於天啟七年二

月二十九日。終於康熙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年八十。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君孺人於某山之原。之麒女七人。以族兄之子國棋為子。之麒既別矣。予為君銘未發。匿從河上濟甯道中。聞之麒舉子。名曰某。予謂後其必昌者。以理斷其必然。而事固已可驗已。銘曰。

猗嗟飆士為吏可哀。天之生嘉穀伍蒿萊。推較其本根穀美哉。我友行谷君今若此任事猶增傷來誓止。命不稱君才時有以。銅鼓之深巖君所廬。蕉黃荔子丹襟有疏君遠遊歸來盻愁予。太行之谷人尭風古。飲沁水清流耕瘠土。剪紙招君魂與君語公候必復始昔有云。君之孤兒賢且學文。千秋及百世繩繩繼。我華其銘者信勿替

荊南墨農全集序

熊賜履

予齊年友徐子竹逸。自戊戌聚首長安。一別且三十載矣。今年秋。命其子某謁余于石城。而以所著墨農全集見示。予讀而序之曰。嗚呼徐子。殆庶幾乎有道之士矣。古之有道者。流性定于内。而心境湛如。舉凡可欣可戚之事。一順以應之而已無與。蓋其所自得者甚深。即外物莫得而攖之也。苟非其人。胸懷齷齪。避所測知。不幸坎壈當前。則呻吟呼號。不勝其鬱鬱無聊之感。此匪獨為性地之偏。亦足以見自待之特薄也。又其甚焉者。本無牢騷不平之亂。而名場偶激。則取古人之所以歷艱經險太息咨嗟者。一一摹倣而蹈襲之。乃至搆為詞章。互相標置。以取譏于當世。此又與于浮薄之尤者矣。且夫境遇亦何常之有。可欣而欣。可戚而戚。為歌為泣。各率其固然而已。張皇矯激。胡為乎。如離騷天問。窈冥幽懷。可謂怨矣。而美人香草。與洞庭木葉之文。又何其婉而多風耶。至于陶靖節嘯傲東籬。飄飄霞舉。昔賢稱其詩平夷冲澹出于自然。由斯以觀。古人之所以處窮通得喪之故者。良有道矣。徐子生平之境遇予固未得而悉之也。然即其一麾絕徼。萬里孤征。日與犵狒為伍。迨解組歸來。高堂風燭。四壁愴涼。幷極人世所難堪之境。徐子則淡然泰然。優游自適。若絕不知生平役役于艱難辛苦之為者。晚年蒔花種竹。以咏以觴。胸中自得之趣。時時于詩筒酒

展中寓之故其為文宕而逸澄粹而舂容庶幾乎和平大雅之遺而略無所為張皇矯激之態以為之累嗚呼若徐子者其可不謂之有道之士乎哉予也賦性下急孤憤塡胸比來深自創悔而躁氣時乘即制之未盡讀徐子之書則又為增一愧矣徐子其亦以有砭我乎是為序

默默軒記

予愚齋之右偏有小亭一區形如笠大如蓋頽然叢竄亂樹中前有石山如峯雙柏夾立高可數丈儼若崇牙過風敞豁無蔽得月最早予每獨坐其中輒竟日不出一語因而名之曰默默軒嗚呼默之時義大矣哉夫默識深通者也默修實踐者也此自大賢以上事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若夫緘默以取容雖亦君子明哲保身之道而世之奸人鄙夫則往往以之設坎穽伏機械陰試其毒于不見不聞之間以為害于當世此則聖賢之所必誅而吾黨之所首戒者也嗚呼默之時義大矣哉或曰吾子之在朝論治諤諤如也在野論學侃侃如也嘗聞其好辨矣未聞其尚默也今則潛焉遯焉幽元沉闃與斯人相喻于行生於穆之天殆所謂默而成之者非耶抑或有所大不得已焉者存乎其中而姑為是隱忍以侍之若子瘖之諷君實有所為年來學瘖啞之説者耶曰予庸淺人也而曷克為此或曰噫嘻我知之矣獨不見夫

所謂憂離者乎。其九章曰。眴兮杳杳。能靜而幽默。其卜居曰。吁嗟默默兮。誰知余之廉貞。意吾子其殆有取于斯也與。予曰。唯唯否否。既乃漫應之曰。將無然。

張伯明先生殉難紀略

先生諱國勳。字伯明。黃之西陂人也。弱冠。即以學行知名。下筆數千言立就。倜儻有大略。不屑屑舉子業。薦紳名公卿。不憚折行輩事之。貲剛毅。嘲笑無所假。語及天下事。輒慷慨義形於色。無賢愚老孺。咸知欽畏。士夫之下車至止者。未嘗不式其廬焉。明崇禎六年。以明經授蒲陽儒學博士。蒲陽士風素號佻達不雅飭。先生至。則痛裁抑之。一繩以禮法。俾秩秩然軌于正。士習為之一變。時流寇猖獗。屠戮中原。靡孑遺。蒲陽鄰豫境。適當衝突。三載間。薄城下者五六。先生同邑令張公紹登。百計守禦。城賴以全。先生因詣郡。郡上平寇三策。當事莫能用。蓋時事已大可知矣。九年冬。賊以數萬騎突江北。復圍蒲陽。賊固知其舊難下也。指城上呼曰。多與金帛及諸貝物。即當解去。眾議事且急。與和便。先生正色曰。賊有求而我與之。是餌賊也。與之而去。且畏我威。况與之而未必去。而復求。其何以饜其欲。不如堅守以待救。遂與令并其等率眾登陴。晝夜死守兩月餘。城中糧盡。至羅鼠掘鼠爲食。使使告急。鄙無一赴援者。勢窮城隘。或謂先生曰。公師也。可以無死。盍去諸。或爲先生危曰。賊側目公甚。是未可攖

其辭不如縋城匿他所。先生毅然不顧。反署肅衣冠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復詬大成殿謁先師。賊眾擁泮池。舉火焚殿。先生抱先師木主大哭。賊執先生曰。若非守城張敎官乎。先生曰。死即死耳。奚問為。指賊大罵。賊怒。剜右手。燃其指。先生罵益急。賊益怒。遂支解投之烈燄。次子世補并家屬十二口俱死之。時崇禎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也。長子世祜自西陵聞變。匍匐走蒲陽。求遺骸于骨山血瀦青燐碧爐中。亂草疊骸。莫之可辨。行路哀之。世祜遂截指血書告城隍神。徒步北上伏闕下。以先生殉難狀聞。會楚撫軍及直指使合詞上其事。敕贈先生國子監學正。祠於鄉。歲時致祀。世楹一子儒學生。奉祠事如例。嗚呼。先生一寒氈耳。非有綰符民社之責也。而城亡與亡。至肝腦塗地不顧。可不謂烈與。夫子臣弟友。生人常道耳。不幸而變難是值。則死其所事。捐軀無悔。分義應然。烏足為異。自世衰道微。倫紀掃地。彼夫朝仇敵暮君臣。彈冠結綬。相率下逆闖之拜。而顏然揶覥蒙露東門外者。血肉固猶未冷也。從來仗義死節。率皆沈淪淹蹇。廢斥疏賤。君王不識面孔。不知姓名之人。而所謂青年華秋。白首崇階。朝廷所心膂而股肱之者。固其開門納款。上殿勸進。而奔走伏謁之恐後者也。甚或平時標榜名節。猥自附於當世賢豪君子者之流。一旦屈膝亂賊。稽顙僭偽。行同狗彘。靦不知羞。方攫取高官厚祿。以驕妻妾誇鄉里。流俗狃于聞見。亦遂習而

安焉則反若前日激烈赴死殺身成仁者為驚世駭俗希奇未曾有之事而為之縮頸吐舌嘖嘖焉異之世道至此可謂寒心矣先生惟求其理之是心之安而且與日月爭光矣嗚呼是豈先生意哉先生徂矣三十餘年英靈如在蒲陽廟食尸祝不衰即向之所謂北面寇仇喪心寡廉恥者亦或凜然於當年之義氣而咨嗟歎息不能已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終難滅沒者然使其或遇先生之遇而仍不能為先生之為則以幾希之偶露乍見者恒汨於其所習而奪於其所便也使因其見端而務為擴充之則臯夔龍比何人不可以為而謂有今古之異乎正無事歎先生為不可及也嗚呼斧斤剷伐牛羊芻牧之餘日戕月剝萌蘖幾何綱常名教未知飄泊何所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興矣世祐字公望下帷數十年蔚然名宿今復銳志絕學與余為切劘友以彈先生未竟之緒先生有子矣況我國家表忠旌節幽隱不遺前代諸臣闡揚略盡近且開局蘭臺裒集文獻為龍門涑水全書貞烈如先生自當與東林諸子並千古亦無俟鄙言之贅矣先生有靈尚鑒之哉

趙奢論

毛際可

趙奢與秦戰。下令軍中曰。敢以軍事諫者死。軍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其後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軍氣盛。當厚集其陣以待之。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卒因其言以有功。封許歷為國尉。余曰。拒諫大惡也。國家以此僨事。況決機兩陣之間乎。古良將之受諫而克敵者。不可悉數。即宋襄成安君之屬。不用善言以致敗。千古為之惋惜。然猶未嘗威以斧鑕。如奢之甚者也。夫陣之當集。與北山之當據。奢尚能早知之。不必待許歷之言而始從之也。如必待許歷之言。使歷自受其死。堅于夜轍。緘口而不言。則秦趙之勝負。尚可必歟。後之論史者曰。奢恐進諫之人。語泄而聞於敵。余曰否否。善馭衆者。當使若腹心臂指之相親。而又申明漏言之禁。如秦使白起代王齕將。其事大于一夫之進諫遠矣。未聞趙人之知之也。乃鈐閣深嚴之地。使人不敢一進秘謀。而虞敵人之戎伺。然則為將之道。必獨斷而始有濟耶。又有為奢解者。以為軍候之策誠疎。而許歷之言適當。夫成敗之計。此事之不可以一槩定者。不知軍政之大。信賞與必罰而已。今以軍事諫一也。而斬與封互異。則三軍之衆。惶惑莫知所適從。吾恐奢此後亦將無以令其下。又何必論其言之當與不當哉。昔吳起為將。有不待命而斬級以還者。卒斬之。以為違令者雖有功必誅。奢若是。許歷亦

可斬也。然而許歷必不可斬也。則甚矣下令之誤也。後其子括敗於長平。死者四十餘萬。從無一人預言其失策。意括徒讀父書。或亦襲其遺令。而當時無一敢言如許歷者。此所以一蹶而不可救也歟。

泊庵說

余友夏子樂尸。卜宅於葛嶺之東。而自名其居曰泊庵。或曰。夏子所居。枕湖之濱。望之汎汎然。與鷗鳧相上下。類乎偃帆停檝。而休息乎平沙淺瀨之傍者。名之以泊也固宜。余曰。泊之義大矣哉。今夫舟行者。屈指戒途。過都越國。雖曠日持久。而其心恬然安之。一旦阻淺河渠。守風洲渚。以及積雨之所濡滯。嚴寒堅冰之所凝涸。則焦勞拂抑。傀然若不可以終日。蓋人情之不樂於泊也甚矣。然當其凌彭蠡。涉洞庭。下巫峽。浮呂梁。問津錢塘。身試不測之險。濤驚浪駭。檣楫傾欹。長年三老。束手相向。迴望有偃帆停檝。休息乎平沙淺瀨之傍者。莫之渺然如在天上。然而已無及矣。夏子負不羈之才。曠然高寄。閒賦小詞。徧紀湖山諸勝。興至則仿大癡倪迂數幀。以寫胸中澹遠浩落之致。偶有以榮利相勉者。夏子則高詠如此風波不可行之句以自儆。蓋幾幾乎遯世無悶者與。豈止以此名其居也哉。或曰。昔之高流逸士。有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閒者。奚必其泊之足云。余曰。昔之人不可以身試不測之險。而止往來於苕

雲間其亦猶是泊之義也夫。

雲間燕集序

余總角時。已聞雲間有夏彝仲陳臥子杜素沆徐闇公諸先生。以文章風節相引重。縞紵燕雉之盛甲於海內。及壯。于役四方。欲遊而中輟者屢矣。今年秋偶以便道相過。寄寓同年張梅庵之北園。風味古澹。多亭池竹樹之勝。不知在闤闠間也。已而同人折節下交。斗酒相勞。淹留旬日。每漏深燭跋。輒拈毫分韻。自五七言古以及近體詩餘諸作。積成卷軸。命余為序。余謂宴集之餘。倡予和汝。昉于春秋大夫賦詩言志。然不過約畧斷章。未嘗專有所撰述。可以壽金石而被管弦也。嗣是如南皮之會。金谷蘭亭之遊。清思麗句。泉湧雲蒸。至今文彩照耀。赫赫若前日事。何其盛也。夫士君子聚散離合之間。盱衡時事者。往往三致意焉。余二十年前。游遊茂苑。名流傾動一時。壇坫為之改色。其後世途多故。士風不無摧折。余屢過其地。故交零落。幾有邈若河漢之感。況遐陬僻壤。冠蓋輪蹄所不至者乎。而雲間一郡。乃猶舉行勝事。風雅流連。是固山川靈異之所萃。而亦當事君子之所擁衛而噓植之也。獨是在座耆舊。華髮蒼顏。為余言覩記所及。今尚不及曩時之一二。有欷歔泣下者。余亦為之中席而思。臨文而歎。慨不能躬逢其盛。而與之揖讓獻酬於其間也。雖然運會與時為

升降。今

天子耆定告成。右文興學。以賓興俊良為重。而後來之秀。又復振振未艾如此。余齒甫逾半百。行且芒鞋竹杖。復攬勝于三浙九峯。聲氣未隔。詩盟可尋。篇什之富。當有更倍于今日者。姑書之簡端以俟。

歲寒堂文集序

西陂為人文淵藪。詩才佳麗。雲蒸霞蔚。其以古文詞名家者。則指不多屈。康熙癸亥。余自大梁南歸。林子鹿庵方以文章顯名當世。乞言者屨恒滿。余意其人。必少年英銳。閉戶著書。故一出而不可禦。及相見。髮毿毿白矣。問其齒。長余隨肩以上。吁嗟乎。鹿庵何其深藏後出若是也。大抵有志千古之業者。必不輕見其能。如蘇明允學成數十年。尚浮沈閭巷。及其名動京師。年已遲暮。豈嘗汲汲于聲援結納哉。鹿庵為文高超淡潔。亦復離奇變幻。不名一體。昔李文饒謂靈氣恍惚而來。庶幾得其髣髴。至其記載諸文。則與其人之寢興語默。嗜好憂思。與夫胸中鬱結不可告語之故。皆于行間紙上遇之。班馬而後。不易遘也。鹿庵門下生。習梓其歲寒堂文集問世。比者以書遺余。又謂閱余松皋集。而益生愧悔。更刪定諸作。名曰存稿。夫余才分謭陋。曾不能望鹿庵之項背。而謬舉之以自厲。其精進若此。然則余之垂老而無成者。何足怪

哉。鹿庵家貧。一榻容膝。然床頭嘗貯斗酒。客有以撰著通刺者。輒笑曰。君等汲汲求名者也。使海內盡知我不足榮。無一人知我不為辱。我自與我周旋。科頭送客。語之曰。故衣方質酒家。尚遲報謁耳。當其酒酣耳熱。落筆頃刻數千言。此與張長史大醉。以墨濡髮作書時何異。而世之拘拘于模擬步趨以為文者。宜乎其二十九日醒也。

孫宇台文集序

余友孫宇台。隱君子也。居恒以著述稱名家。吳越數千里求文者。戶外之屨恒滿。或曰。身將隱矣。焉用文為。孫子殆未忘夫文之見哉。余曰。否否。曩西陵有十子焉。皆以鴻才碩學。往復馳驟。謂勳名可立致。數十年來。落落各行其志。麗京雖髮為浮屠。祖望浮沉于羽士。際叔處里中教授生徒。而虎臣去矜坎壈侘傺以至於歿。孫子獨放浪山澤。越江淮。窮閩越。遊覽所至。卷軸益多。余避地會城。將有西陵文選之役。同人讌以新篇相投。篝鐙披誦。意無服膺孫子。夫孫子文如商周彝鼎。剝蝕之餘。光怪益露。又若習戰昆明池。旌旗舳艫。頃刻萬艘。假以一體求之者。皆不足以盡孫子者也。今年元夕。余與飲楊與百水榭。時漏下數十刻矣。醉後詼笑譚諧。不異少壯。進計數十年以前。其意氣豪上。必什倍于今時。乃絕世離羣。如脫敝屣。斯豈無所得於中而能然耶。古來肥遯不返之士。若披衣巢父輩。并隱其姓氏不傳。至於淵明和靖諸君。皆

丈采風流照耀後世然則士固辨其真隱與否耳如謂隱者必期無文則世無有沈酣聲華利達之場者彼固未嘗一親翰墨即安見巖穴之子吟弄墳籍抒寫性靈遂足病其為處也哉

峽源瀑布記

峽源之勝往來於縣麻者十餘年如聞人說江瑤柱雖復津津齒頰終不若一染指之為快也庚子秋偶遊古明遂與詹示易諸子訂峽源遊旅行陂陁榛莽中約十步一息道左聞泉聲出石齒間輒藉艸烹苦茗啜之十餘里至峯頂下瞰有廬井翼然者是峽源古村落也山四圍陡絕中間阡陌條暢竟行如掌幾不知此身在萬山中因思古桃源避秦事或大率類此而惟隱見滅沒於彭澤右丞心脫間遂疑靈境之難聞見耳薄午小憩村舍示易以疲劇不能從以為瀑水固吾鄉壁間物可以付之臥遊而予則足為心目所迫不暇問其屐之折與否也復鼓餘勇行斷澗中又數十盤而瀑布已在目矣蓋峽源之水蜿蜒百折而萃於此巖巖復承之以石若甖唇之有灘瀕凡石之趾多外拓而巖石則斬然內斂故水獨能空懸數百尺如瀉簷溜於階砌間下復承之以巨石跳沫濺珠不可名狀予坐卧其下見奔者如雷隊者如石翔者如鶴立者如鷺隨風者如雲散如嵐合如煙之縷縷而上浮若日光映射則有

素若練者。爍若錦者。五色陸離。若虹霓之飲於澗者。其靈奇浩瀚之致。頃刻萬狀。不暇應接。已而暝色四合。僕夫戒途。遂歸。乃土人以爲瀑之觀。盛於夏。而茲遊在秋冬之際。爲不逮向時遠甚。予笑謂之曰。昔人論瀑布云。夏瀑如怒。冬瀑如喜。然予則謂觀瀑布者。如目接喑啞叱咤之人。雖當笑語煦煦。而精悍之色。自射人眉宇。終不減從壁上觀時也。同遊者以爲知言。

祭忠烈公廟碑

余道過長沙。閩中鄭寸璣踵門請曰。吾鄉江門蔡公。明季嘗爲郡司李。值張獻忠之變。城陷不屈死。士民立廟屈賈祠左。更置祭田以供禋祀。其墓道封樹秩然。芻牧有禁。暨吳逆構亂。僧徒踞爲已有。祀田質之豪有力者。并湮沒其墓。歷有年所。吾鄉之有事於此方者。鳩衆劝力。重葺廟貌。俎豆一新。而墓之越在榛莽者。終匿不以告。乃籲請于署善化令。按蹟以得之城南醴陵坡。斷碣尚存。復上其事於丁中丞公。中丞公令所司修墓樹碑。以禮致奠。而憲副趙公更爲勒石廟側。更求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道憲。字元白。江門其號也。閩之泉州晉江人。年十七舉于鄉。登崇禎丁丑進士。筮任雲南推官。外艱歸里。服闋補授長沙。潔己奉公。以申雪冤獄爲己任。歲壬午。賊破荊州。惠藩擁衆走長沙。明年復陷武昌。撫臣某以衡平十

人繼至。又八月𣪍岳州。總戎某亦棄城來奔。未幾皆望風他竄。壁壘一空。公不得已。參驍帥尹先民者。邀與共事。嬰城。督殺賊無算。已而尹帥師潰出降。賊蟻附入城。公危坐李署。賊重公才望。百計款誘。不為少屈。遂以刃加頸曰。公忠臣。能一笑而瞑乎。公揚眉振足。笑語如平時。復厲聲曰。天朝何負若輩。不釋甲歸命。將無噍類矣。賊怒斷公足。公以手麾之。復斷公手。繼以寸磔。公且號且詈。聲聞數百步。死事之慘。柰有如公者也。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烈。嗚呼。臨難捐軀。為人臣極則。而有出於一時之慷慨者。若公則以死自處。非一日也。長沙為蜀漢滇黔之隩。用兵者所必爭。然惠藩以宗室屏垣之重。而某某皆號為封疆大吏。使與公相為犄角。效死弗去。猶可為士庶之倡。乃冀延旦夕之命。竄逝不遑。而公以書生末吏。獨置生死于度外。豈待啜血罵賊之後。而始以全節予公哉。又有幹役淩國俊等九人。始終從公不去。賊欲其劫公以降。國俊曰。使我公而屈節。吾去不俟今日矣。賊以刃脅之。復笑曰。使吾畏死。亦去不俟今日矣。卒以衣裹屍。哭奠畢。皆同殉公而死。自非公之忠烈素見信于人。區區賊隸。亦何感發而激切若是乎。彼人臣而懷二心者。毋論為公之罪人。即以視國俊輩。其賢不肖為何如也。余向作令大梁。父老每為言。當日寇圍汴。固守數年。矢集闖逆之目。其勳績為明季十餘年之冠。城潰後。嬰城以守者。皆率乘舟北渡得免。

然至今日。已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而公赫赫與常山睢陽比烈。則公之一死。為有明宗社之不幸。豈遽為公之不幸也哉。銘曰。

公起閩海。早捷南宮。星沙司諫。國室為空。坐也不辰。運遘陽九。伏莽鴟張。荊襄失守。飛渡洞庭。既潰岳師。古稱天險。與寇共之。六軍宵奔。過無留者。公以一木。欲支大厦。孤忠不屈。刃攢于肌。清揚婉笑。其甘如飴。留藏吾軀。民不可戕。臨絕之音。百身莫贖。有廟翼翼。作配雷均。左徒魚腹。精爽為鄰。伐石作碑。樹之墓門。銘詞徵實。用慰忠魂。匪徒懟忠。亦以風世。瞻拜其下。讀之隕涕。

汪總制公逆事狀

憶總角時。聞先府君語曰。吾邑先達。始終不名一錢者。吾祖銓部公。及歲星汪公耳。後數歲。汪公殉寇難。喪過里中。先府君與諸姻黨道祭。哭皆失聲。余雖幼。亦旁立助哀。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壬戌科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登萊道。視學秦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攜家室。讞決告令。錢穀鉤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無入幕賓。一子早夭。故其遺事罕有能紀述者。父執余國楨。嘗以計偕過山東。有執鞭卒。訊邑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遘疾。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禳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迨余李鄭郡。與青州黃縱為同官。聞之

則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余繼攷令陝右其故老為余言公視學時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誓無所私故拔置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為之謠曰有學莫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又曰公久歷外任即津要歲時無所餽遺有以竿牘至者皆峻拒不少徇群小欲中以法然以其名高不果值流寇潰決西事已不可為公時撫秦遂以邊才陟公總制名為尊顯實假手于寇以快其忿又余聞從先府君登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識為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刃既接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埤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眾寡不敵公盍自為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死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進士陳玉璂以文章名嘗記李容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頗符云嗚呼當世所稱家乘墓表為子若孫揚其祖父者事多溢美失實今公死三十餘年遺行罕所紀述而余所習聞則多得之於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畧矣公有女余族祖母行也以疏屬未嘗見頃同避地錢塘始詳訊之聊亦不能具述曰公有才武膂力絕人

念四方多故。嘗休沐居里。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夜寢露以宿。不敢稍自暇佚。又聞奉旨護喪歸葬。數遇寇掠。從吏謂曰。此死事康吏汪公柩也。若輩欲尸祝之。則請留。不然。橐中無物可掠也。寇愕然羅拜去。嗚呼。公死而清節。重為賊之所景慕如此。公故請邊事。習勤苦。且兵單援絕。尚能嬰城殺賊。向非猝任於必不可為之時。遲以歲月。其雄略必有可觀。乃怱怱不得一展。僅以身殉。為可哀也夫。御史新安呂兆琳。與余為昆弟交。尊人忠節公與公死事相後先。生平嚴氣正性。亦大率相等。丙辰見余書忠節傳後。因類及公。兆琳訝所未聞。深為歎慨。余退而悲公之志行。未載正史。當世賢士大夫。猶未能盡知也。因雜記其所聞者如此

桂巖集序

張貞生

予同年度遠江子以名進士來宰於越凡五年與民休息賦清訟簡集數邂逅陋規悉除謂邑故理學名區視事之餘更搜前賢語錄率諸生講明時有啟發一月兩課士習歸醇戶祝巷歌報最上考予跡之意其必瘁簿書勞案牘者一日偶叩公署則緗袟竹几僕從數人清風滿座官舍蕭然案頭有欽本數帙閱之則其先四世祖秉心公所彙桂巖集而欲重付之梓者集中所載俱江氏先世科名并所受上賜誥及行實遺文名公翰墨凡十二卷而其發源之長流慶之遠則實自漢臣沈籍一事始而後來論者稱江姓登進士第與由他科顯達者自宋以來至四百餘人遂以漢臣之沈籍減稅為陰德昌後積善餘慶之報予讀而三歎謂執此以語漢臣之食報則然而要豈漢臣當年沈籍之初心哉當吳越王錢俶臣宋之日獨命漢臣奉賦稅圖籍以獻時從王歸者俱得顯官漢臣僅一鎮海軍節度判官耳使稍萌富貴之心則奉版圖來歸宋必首以為功何難坐致尊顯蔭及後裔而漢臣不此之計但謂吳越久厚斂於民倘宋仍按籍徵民民何以堪遂沈籍於河赴汴自劾幾寘重辟嗟乎推漢臣之心此時惟知備一死以救浙民不知有身遑計祿位又遑計後之人能食報

無已耶。其後漢臣以發斥身死。宋命王永任均田稅。卒因舊籍無徵。猾吏錢氏稅五斗定為一斗。全浙百姓。世世賴之。即宋祚南遷。亦獲席寬稅休息之餘。藉以偏安百數十年。則漢臣沈穡。不特有裨浙民。且有功宋室。而終宋之代。卒無一推原其功而載諸史者。使不得元史張子長書始末以傳。則漢臣當年一段心血。直與草木同腐。豈不悲哉。雖然。吾人夫念。誠欲造福生民。惟無瞻回顧慮之心。斯可直行其意。務底有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濟世救人。惟從不忍一念擴之。使充已飢已溺。萬物一體。推其心之所至。可以不吝頂踵。可以不計得失。又何有身後之名與身後之子孫。今
聖明莅宇。視民如傷。軫念災荒。屢 詔蠲免。無如下之奉行者。非病那移。則虞掣肘。孰有一重念斯民痌瘝切身。拯諸水火。不知其他者。而於越父母。獨能愛民剔弊。起諸瘡痍。億意下逮。撫字心長。且於鳴琴之暇。留心家乘。搜先世陰德懿行。置之案頭以當座銘。而更欲重付之梓。以廣流傳。噫。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吾知其志固有在矣

國學生退庵方公墓誌銘

退庵方公。自庚午送女熊宜人北過淮而逝。去今二十有七年矣。公季子廣裕。始述狀泣而請銘。人子於親。生無以養。及奄然長逝。始則猶憶音容。久則并忘風木。至於終歲不一禮先塋者。公嗣君獨於骨枯代葬之後。譜其遺行而徵不朽之言。予是以

既篤公之高致。尤感公有孝子。而志公生平。公諱日愈。字仲經。別號退菴。先是由山左之汶上。家於饒。數世再家於南州。科名鼎盛。世稱新建方氏。大父吾源公。登嘉靖乙卯歲薦第一。二子虛谷公。麓田公。同舉於鄉。父子兄弟出一榜。人奇之。丙辰吾源公投順天學博。虛谷公成進士。授無為州州牧。性剛方嫉邪。及遷比部郎。以議方士獄執法忤旨。拂衣歸。舉二子。長若谷。官鴻臚。最晚得公。及比部公捐館。若谷公秉家因與公各母有間言。族屬更因為私。時有以背産計者。公厲辭却之。謂吾先大夫正色立朝。安用此擕清白為膏腴之澤。玩好之珍。槩未嘗一寓目。持薄篋退。若谷公櫬歸。公歛泣撫二孫若己子。恩勤訓誨。不遺餘力。終身未嘗一齒及前事。鄉人有修隙牆者。皆聞而愧悔。其友恭感人如此。公性情樂易。雅好賓朋游從。衣被寒暖。食客常滿。毫無德色。然一蹶通顯。半刺不通。雖中路家漸落。一無所干。人以是益服其高。公美髯豐頤。善臨池。酣咏脫然。不汲汲競榮名。止一隸大學。遂甘恬退。因更自號退菴云。噫。公之高躅。予不及見。而獲交其季子。海通能文。與人接。尤恂恂善下。及領鄉薦教授淦邑。邑人士宗之。俱先德行後文藝。今且於公即世年遠之餘。持狀跪銘。擗踊動地。使予不孝抱終天慟者。不知涕泗何從。嗚呼。觀公之子。可以知公。可以風世矣。

銘曰。

菜根不餒。敗絮不寒。難人所易。易人所難。有客至止。如坐芝蘭。客曰通顯。爾自考槃。

雲巢學圃。久而巑岏。

送王都御史撫楚序　曾王孫

昔杜祁公知乾州。未滿歲。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間嘗讀史至此。蓋未嘗不歎鳳翔之幸。而乾州之不幸也。向非祁公之德有以入人者深。而信於人者久。烏能令所過者不忍其去。而將至者樂其為我有如此哉。自宋迄今。六七百年。祁公之後。未聞有相爭如乾鳳之民者。豈在位者皆賢不祁公若耶。抑天下之民有以異於乾鳳也。無乃史氏之溢其辭。而不必有其事耶。迨觀我王公。而知古今有相及也。公由郎官不次擢為江撫。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益自奮。期於上不負

君。下不負民。自不負所學。自十七年秋臨涖斯土。當是時。郡縣大半新經恢復。落落殘黎。皆湯火餘生。扶瘡痍。服南畝。以供賦稅。而四郊伏莽。猶有存者。前此用兵之際。上下姑息。官吏無復廉隅。不肖者有以自存。而賢者無以自見。民生吏治。均不可問。公至。首絕餽遺。以為標準。務休息民生。登之衽席。而猶緦緦以澄清吏治為己任。數月之間。民有起色。吏知自好。縱有踰軼。不敢恣肆矣。期年而流移盡歸。荒蕪盡闢。寮屬皆爭自濯磨。穎脫未見。往往而有。挽頹俗而起波靡。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徒異其化行事舉之神且速。而不知公蚤夜圖維。如蠲逋卹災。與夫激濁揚清之苦心積

慮所以怙斯民而飭官方者。為深且遠也。於是政成而
天子嘉之。今年夏四月。晉公副都御史。巡撫楚頻。蓋自戊午秋至庚申夏未滿二歲
也。公仁義忠孝。根乎天性。而應務接物。一本至誠。至愛民之心。人皆知之。聞命之後。
江右之人。莫不曰。公我父母也。非父何怙。非母何恃。江右之不恤而惠楚。非楚之懟
而誰懟。楚與江右。境相接也。楚之人曰。公治江右。江右既已治矣。天無私覆。豈惟江
右。江右之民。知公之不可留也。千里而遙。百里而近。山椒水末。窮鄉僻壤。莫不踰越
險阻。覩冒波濤。扶老携幼。蹋公堂而獻朋酒。咨嗟涕洟。以致其攀轅臥轍之誠。蓋無
虛日。公雖止之而不能禁也。夫士君子道修於身。發而見之事業。爵祿之榮。若固有
之。所難得者民心耳。今江右之民。心繫屬於公如此。噫。可以觀公矣。公之德有以入
人者深。而信於人者久。一如祁公。故能使江楚之民。一如乾鳳之民。而民顧有幸有
不幸。公其何以兩利而並全之耶。春言節鉞行有日矣。某備員下吏。受知最深。濔當
奉教而得其用心之所存。故不敢以世俗之所以榮公者為公榮。而道其得於民者
以為公賀。且以風世之君子。使有所興起焉。

讀惠民錄書後

潯州封吏部尚書陳太公。值州無年。盡出其家世所藏穀以與鄉人。鄉人謀建祠祝

之事已上巡撫達禮部太公聞之固讓乃已於是鄉人樹碑衢陌以頌其德而四方名公鉅卿聞風向慕競為詩文以反覆詠歎之成捐粟惠民錄若干卷某得而讀之喟然興嘆曰美矣哉當

聖天子憂民沛澤之時而有敦鄰賑里之舉不責其償并不居其名此千百年來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誠足以為天下保任其鄉者倡矣而未足以盡太公也太公當明季寇亂之時築樓以衛其鄉寇攻之至縋樓請救縋絕而墜已死復甦又當 國初叛將之亂以甘言脅公公怒手裂其書罵不絕賊使者吐舌抱頭去是其於興亡順逆之際見之最明守之最堅至生死存亡不可奪而豈僅僅好行其德不伐其功若史遷之所謂游俠者乎昔楚令尹之毀家鄭之罕宋之樂之饑貸左史稱之漢田疇之保塞魏志傳焉然三子皆執國柄民同其休戚而太公不在其位田疇因民心之思漢憑恃險阻足以自守而太公當明季民心潰散所在倡亂又 國家定鼎之初山澤之民往往畏顧首鼠而太公獨堅持一節以免民於不義跡其所為皎乎與日月爭光巍乎與泰華並峙使之得居位行志撫養斯民干城宗社不為挽之不來麾之不去之汲長孺即為成敗利鈍非所逆料之諸葛武侯而豈惠民一德之所能盡乎雖然好施博濟仁者之事也又聞太公於易簀之月盡出家所有質易米以賙鄰里

夫一息尚存，惟仁是務。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非耶。宜乎有大司寇公者，出而柱石　皇家，霖雨蒼生，以嗣其志於無疆也哉。某忝附大司寇公譜末，又嘗為屬吏，幷悉晉人口碑甚詳，因論次所聞，書於後，以備錄所未載云。

海豐縣知縣杜公墓誌銘

公諱允中，字仲用，姓杜氏，河南閿鄉人也。其先為河東洪洞人，遷閿鄉，凡八世矣。杜氏世以經明行修重里閈，雖仕首箝耳，未有顯達者。公仰承先志，益自奮勉，於書無所不讀，為文雅健肆而益醇。早歲食餼黌宮，順治辛卯登賢書，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江南蕪湖令，丁內艱未任，服除，知山東海豐縣。時值旱災，邑皇皇，公至即力請緩徵，蠲租，因設法賑濟，民慶更生。凡賦役皆開誠勸諭，不事鞭朴，輸將亦無敢後時者。折獄立剖，民無冤滯。除鹽弊，立社學，皆實心為之。丙午同考，所取皆知名士。邑中有不便於民者，不避嫌怨，必再三申請，院司甚重之。時上計，合省卓異首屈指公，已列薦剡矣。適權貴人奉差道經里中，公先期以公事牽掣上省，權貴人謂為避己也，心嗛之。語主者曰：杜公雖才，奈年邁何。主者恐拂權貴人意，遂令告致去。嗟乎！縣令為天子治此一方，民有災卹焉，有疾苦請焉，催科以情，治獄以法，而不擾焉，如公者，可謂宜民之吏矣。三載勞瘁，一言去之，此治平之難覯，而有才不用者為可惜也。公事

繼母以孝聞與兄極盡友愛以弟聞鄉里推爲祭酒既歸屏門謝客效五柳先生晨夕以盃中物自娛樂時年不過五十餘耳志趣冲澹不復有仕宦意出入攜少陵詩一冊酒酣朗誦意氣淋漓酹以自適而已家居二十餘年以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八曾祖完祖自穆父炳俱不仕公娶清河張氏繼娶太原王氏子男三人楫棠俱候選州同知椿廩生好學能文女四適庠生陳履學蕃濡繼京王考三王輔世孫三人之進之過之適擇於三十年某月某日葬於本縣某鄉之原次子棠先期至京師乞銘於予以余知公爲審也銘曰

藹藹其容嶽嶽其行或使或尼我守我正孰豐其有孰嗇其施文彩既耀乃蹈於時有才未竟貽厥後人吾銘新宮千載永存